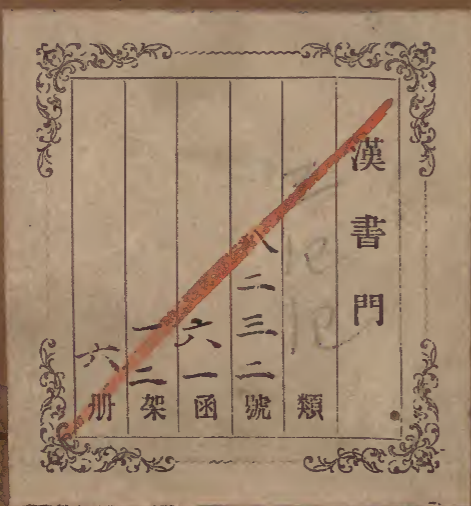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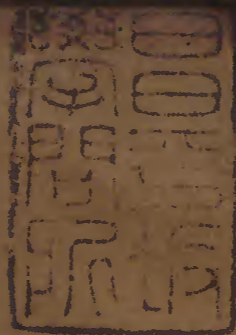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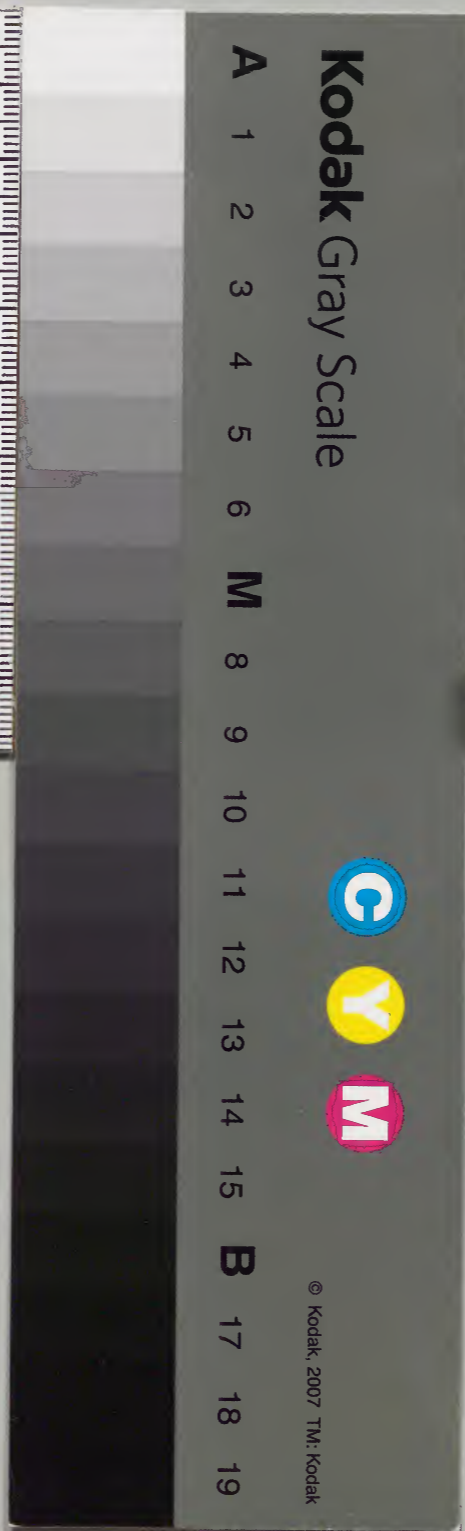


詩經衍義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32
冊數	6 (1)
函號	273 219

273-219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新契詩經行義類題辨異備覽

婦寧父母

必告父母

云何吁矣

云何吁矣

云何其好

夙夜在公

見周南葛藟篇

見齊風南山崔嵬

見周南卷耳篇

見小雅都人士篇

見小雅何父斯篇

見召南采芣篇

又見小雅采芣

又見管頌有聲

見召南草蟲篇

見小雅出車篇

見召南草蟲篇

見衛風擊鼓篇

見召南草蟲篇

見小雅四牡篇

又見秋杜篇

見小雅杜杜篇

見豳風七月篇

見召南采芣篇

見曹風候人篇

見召南殷雷篇

詩經篇目

第卷

淺草文庫

國風

周南

兔且

汝墳

麟之趾

采芣

采芣

標有梅

野有死麕

何彼穠

騶虞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蟋斯 桃夭

采芣 采芣 草蟲

標有梅 行露

野有死麕

何彼穠

第卷

騶虞

不遠路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

見小雅采芣篇
見邶風栢舟篇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俱見邶風栢舟篇

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見衛風氓篇

中心是悼

見衛風終風篇

中心是悼

見衛風終風篇

鴻鳴于飛肅其羽

見小雅鴻雁篇

風風于飛肅其羽

見大雅卷阿篇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見邶風燕七篇

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見邶風雄雉篇

燕矣君子寔勞我心

見邶風日居篇

德音无良

見豳風采芣篇

德音孔瑕

見小雅鹿鳴篇

德音孔膠

見小雅鹿鳴篇

彼彼我思

見邶風終風篇

寤言不寐

又見雄雉篇

獨寐寤言

見邶風終風篇

每兮劬勞

見邶風凱風篇

生我劬勞

見小雅采芣篇

謂我劬勞

見小雅鴻雁篇

第三卷

邶

栢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牆有茨

鄘

栢舟 君子偕老 桑中

衛

鷄之奔奔 定之方中
相鼠 于旄 載馳
淇水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兔蘭

河廣

伯兮

王

黍離 君子于役
采芣 大車 丘中有麻

中谷有蓷

采芣

鄭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鷄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蓀兮 狡童

褰裳

東門之墀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 章

溱洧

齊

鷄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魏

載驅 猗嗟
葛屨 汾沮如
園有桃 陟岵

聒音戶

令平聲

還音旋

理音裏

將音冲

棟音壽

云知之何

見小雅小弁篇

願言思伯

見衛風伯兮篇

亦心焉哉

見邶風二子乘舟篇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見衛風竹竿篇

出自北門憂心殷也

見邶風北門篇

念我獨兮憂心殷也

見小雅正月篇

憂心殷也念我士宇

見大雅桑柔篇

已焉哉

見邶風北門篇

亦心焉哉

見衛風淇水篇

願言思伯

見衛風伯兮篇

云知之何

見小雅小弁篇

士也商極二三其德
之子無良三三其德

豈不爾思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

惟彼愚人謂我宣驕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蒼者天嗾我良人

伊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洵美且仁

其人美且仁

東方則矣

東方未明

婉兮寤兮

駟職孔羣六轡在手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

君子至止

彼其之子

我心蕩結

我心蕩結

淑人君子

光光黍苗陰雨膏之民有王郇伯勞之

光光黍苗陰雨膏之悠南行召伯勞之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春日遲遲采芣苢

春日遲遲采芣苢

為公子裳

為公子裳

為公子裳

為公子裳

為公子裳

為公子裳

為公子裳

為公子裳

為公子裳

為公子裳

為公子裳

為公子裳

為公子裳

見衛風氓篇

見小雅白華篇

見衛風竹竿篇

見魏風采芣苢篇

見小雅鳴鶴篇

見王風黍離篇

見秦風黃鳥篇

見鄭風將仲篇

見鄭風東山篇

見鄭風叔于田篇

見齊風盧令篇

見齊風鷄鳴篇

見齊風東方篇

見齊風甫田篇

見曹風候人篇

見秦風駟騶篇

見秦風小戎篇

見小雅如何篇

見小雅如何篇

見小雅如何篇

見小雅如何篇

見小雅如何篇

見小雅如何篇

見小雅如何篇

見小雅如何篇

見小雅如何篇

見小雅如何篇

見小雅如何篇

見小雅如何篇

見小雅如何篇

見小雅如何篇

見小雅如何篇

見小雅如何篇

見小雅如何篇

見小雅如何篇

見小雅如何篇

見小雅如何篇

見小雅如何篇

見小雅如何篇

見小雅如何篇

十畝之間 伐檀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有扶之杜 藜藿 搗羽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有扶之杜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唐

秦

陳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豷

車鄰 駟騶 小戎

無衣 終南 黃鳥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東門之池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豷音離

亦孔之將

亦孔之醜

亦孔之哀

我遊之子

我觀之子

我有言酒

君子有酒

我馬維駒六轡沃若
乘其四路六轡沃若

神之聽之

降尔遐福

宜其遐福

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昔我往矣揚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途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擅車鞞上四牡疇疇

擅車鞞上四牡疇疇

我心寫兮發發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我心寫兮發發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萬福攸同

萬福攸同

福祿來反

福祿來反

克壯其猶

克壯其猶

式固尔猶

式固尔猶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

憂心如惔

憂心如惔

憂心如惔

吉甫作誦

吉甫作誦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又見小雅兩無正篇

一見幽風破斧篇

一見小雅正月篇

一見小雅十月篇

一見幽風伐柯篇

一見幽風九罭篇

一見小雅棠棣篇

一見小雅鹿鳴篇

一見魚麗嘉魚篇

又見艷華篇

見小雅皇華篇

見小雅棠棣篇

見小雅伐木篇

又見小雅明篇

見小雅天保篇

見小雅采芣篇

見小雅采芣篇

見小雅大東篇

見小雅杜杜篇

見小雅杜杜篇

見小雅出車篇

見小雅出車篇

見小雅大明篇

見小雅大明篇

見小雅采芣篇

見小雅采芣篇

見小雅桑扈篇

見小雅桑扈篇

見小雅采芣篇

見小雅采芣篇

見小雅采芣篇

見小雅采芣篇

見小雅采芣篇

見小雅采芣篇

見小雅采芣篇

見小雅采芣篇

見小雅采芣篇

見小雅采芣篇

見小雅采芣篇

見小雅采芣篇

第五卷

彤弓之什

彤弓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雁

庭燎

鵙鳴

無羊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之什

小旻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蕤蕤

大東

四月

無將大車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堂棗

桑扈之什

桑扈

車牽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芣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采芣

黍苗

采芣

黍苗

采芣

黍苗

采芣

黍苗

采芣

黍苗

采芣

黍苗

采芣

黍苗

采芣

黍苗

采芣

第六卷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大明

棫樸

旱麓

思齊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文王有聲

文王有聲

文王有聲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飢饉斬伐四國
見雨無正篇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瘵我飢饉民卒流亡
見召旻篇

天降喪亂我立王降此誦賊稼穡卒瘁
見大雅桑土篇

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淪胥以鋪
見小雅雨无正篇

此宜所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文覆說之
見大雅瞻卬篇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見雨无正篇

不愧于人 不畏于天
見小雅何人斯篇

聽言則笑 謔言則退
見小雅雨无正篇

如匪行所謀 是用不得于道
見大雅桑土篇

如彼流泉 無淪胥以敗
俱見小雅小旻篇

如彼流泉 無淪胥以敗
見小雅小旻篇

戰上兢上 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
見小雅小宛篇

自何能淑
見小雅小宛篇

其何能淑
見大雅桑土篇

我辰安在
見小雅小弁篇

我生不辰
見大雅桑土篇

君子秉心 維其忍之
見小雅小弁篇

君子實維 秉心無競
見大雅桑土篇

經營四方
見小雅北山篇

以享以祀 以饗以備 以介景福
見大雅江漢篇

以享以祀 以饗以備 以介景福
見小雅奕奕篇

魚藻是若
見大雅上棫篇

萬民是若
見小雅大田篇

以我覃耜 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 既庭且碩
見大田篇

有畧其耜 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 既定而斯
見載芣篇

麥上良耜 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 實函斯活
見良耜篇

鴛鴦在梁 戢其左翼
見小雅鴛鴦篇

鴛鴦在梁 戢其左翼
又見白華篇

小心翼翼
見大雅大明篇

上帝臨汝 无貳尔心
又見羔羊篇

無貳尔心 上帝臨汝
見六雅大明篇

柞棫拔矣 行道兌矣
見卷頌閟宮篇

柞棫斯拔 松柏斯兌
見大雅綿篇

周王壽考 遐不作人
見大雅皇矣篇

豈弟君子 遐不作人
見大雅棫樸篇

保右命之
見大雅旱麓篇

大命近止 靡盬靡盬
見大雅大明篇

大命近止 无棄尔成
見大雅假樂篇

俱
亦雲漢篇

生民之什 生民 行葦 既醉
卷阿 假樂 公劉

洞酌 卷阿 板

第七卷

蕩之什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第八卷

頌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旻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周頌臣工之什 振鷺 豐手

周頌閟宮之什 閟宮 訪落

敬之 小苾 載芣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魯頌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高頌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詩經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見大雅崧高篇

以共介圭入覲于王

見大雅韓奕篇

吉甫作頌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見大雅崧高篇

吉甫作頌如清風仰山甫末懷以慰其心

見大雅崧高篇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見周頌烈文篇

烈文辟公綏以多福

見周頌載見篇

我求懿德肆于時愛

見周頌思文篇

陳常于時愛

見周頌思文篇

萬億及祿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見周頌豐年篇

降福孔皆

見周頌豐年篇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見周頌訪落篇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見周頌小毖篇

不吳不揚

見周頌絲衣篇

不吳不揚

見周頌絲衣篇

胡考之休

見周頌絲衣篇

胡考之寧

見周頌載芣篇

顧予咨嗟湯孫之將

又見周頌載芣篇

詩經行義集註序

詩經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不足故嗟嘆之不足故咏歌
 之味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於上聲謂音聲安以樂其政和世之音怨以終其
 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
 乎詩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刑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闕之者足
 以戒故曰風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交風安雅作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今求情性以風
 其上達以諫而懷其舊俗者也
 ○故變風變雅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
 澤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子之事形四方之風
 謂之雅曰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
 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謂四始詩之至也

詩經

詩經集傳序

○朱子曰
 此未感也
 絕於至義
 方理實焉
 所謂性也
 感於物而
 動則性之
 欲出焉而
 善惡於是
 乎分矣性
 之欲即所
 謂情也
 ○安成劉
 氏曰此言
 先王以詩
 為教者詩
 之言雖有
 善惡而皆
 所以為教
 故因其所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為而作也予應之曰
 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
 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
 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嗟
 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音而不
 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
 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
 也心之所感有和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

風雅頌說

○風雅頌者詩之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辭也

○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也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其風之所自以諷其上

也此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諷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闡門卿室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頌在樂官以時存律備觀省而再登戒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亦有大小之殊而此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正小雅詩多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聲陳戒之詞也故或惟悅和悅以尺靡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祭先王之德謂其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其後世則律未必同而各以其音附之此次序時世則有不齊者矣

○頌者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容古字通故其取又如此○安成劉子曰論頌詩之大槩固是天子郊廟樂歌而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者也但驗之三頌諸篇亦不能及然也

○朱子曰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而大序謂之六又蓋古今聲詩條理尤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士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廷詩耳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皆在於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比興所以分者又以其命詞命意不同而別之也

○又曰詩之所以為詩者蓋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去如於此乎仰子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者正謂此也

○又曰先儒謂詩之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雅頌至蓋我二十二篇為正小雅以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也至幽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故其為說如此國異政殊俗者天子不長統諸侯故國自有為政諸侯不主統大夫故家上自為俗也然正亦多之說死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其於本篇云

○三經三編

○朱子曰三經是風雅頌是詩底骨子賦比興却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三經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三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即表指篇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

先儒說詩卷

○程頤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賦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於人也亦深古之幼而聞歌謠之聲長而識其刺之聲故人之學由詩而後世若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世豈去其起乎○又曰公於詩者吟咏性情性濶道德之中而散動之有吾曲豔也

○張橫渠曰置心平易大後可以言詩淫冰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順矣若以文字詳以辭章意則幾何而不為高曼之詞哉

言是非非知其所感之邪正而於已則蓋修其治教於人則有勸懲之政也

○劉氏曰此言先王以詩為教於郊廟朝野之正詩如周禮正雅三南之類則播之於樂而列國之詩則采而觀其善惡而於諸侯又有黜陟之政也

○劉氏曰夫子不得政於作詩之侯國而於詩雖有可去取則亦可謂黜陟之教也

○劉氏曰夫子不付行勸懲之政於作詩之人而使文詩者有以考其得失而有所以則亦可謂勸懲之政也

○劉氏曰此言國風之弊而有正變也蓋三南之詩皆得性情

聖人在上則其所言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夫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宴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時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吾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閭巷歌謠之

守

○又曰求詩者宜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蓋詩人之性情溫厚平
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元由可見○又曰詩人之
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
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而險則愈淺近矣

○龜山楊氏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融會不在推尋文義在
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
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難精窮又
謂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
事後素自禮後乎孔子以為可也言詩如此全要融會惟融會
得妙看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矣

○謝上蔡曰詩須先識得六義辨而後詠以得之
○朱子曰上蔡其說得詩理此說是他識得要領處讀詩之法只
是就讀求自然和氣從容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
安排措字務自立說只任平讀者意思自足酒是打疊得這心
光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去推
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洗出那心重
物事渾去都是道理上蔡曰李詩須先識得六義辨而後詠
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詩只是要讀得熟時道理自
見切心先自有置立說

○又曰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
他風上者是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且看代極詩便見得他一
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暴斂底意思好底意思
是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自家善善惡惡去感物而興
起看他不底自家心下如者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詩有

說得曲折後好底有只佳平直說後自好底如燕燕末後一章
這不要看上文考下章便知得是恁地意思自是高速自是說
得那人看

○又曰讀詩且只將古今人做底詩看或每日令人誦讀却從旁
聽之其語有未通者略檢註解看却時時誦其本文便見其語
默所在

○又曰李若於詩須先去小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
看諸家注解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是說箇事

○又曰讀詩正在於吟咏調詠其委曲析微之意如吾自作此
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今人讀詩只是將己意去包籠他如教
時文相似中間委曲周旋之意盡不曾體會得濟其事若如此
看只一日便可看盡何用逐日只睡得數章而又不曾透徹耶

且如人之城郭須是逐街坊里巷屋簷畫欄車馬人物一一看
過方是今人只是外面望見城是如此便說我知得

○問先生說詩率皆叶韻得非詩本字章諸諸法詩行然叶韻方
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人文章亦多是叶
韻又曰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弦而
疏越一唱而三嘆上即和聲也

○朱子人里讀詩須是讀熟了文義却曉得了極味讀取百來遍
方見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情性若讀得精熟時意思
自該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了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
去培壅他其他耘鋤方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却只下得箇種了
便休都無耘培工夫這箇養多不得讀得這一篇很不得
常就讀此篇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負多讀第一篇了

之正如開
傷他如卷
耳汝墳草
其雷聲
梅小星江
有記之類
亦宜於
不傷如
本館所
大不官
廣善羊何
彼微之類
又皆與
不滂故
篇其
風其餘
抑至
三國之詩
其亦有得
性情之正
者而若巨
民康之國

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
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
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
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

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
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
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
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
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

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
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
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
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

為經所以人事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
又一意 ○劉氏曰此以下言李者格物致知之功知
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
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

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
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

及宜自之

不誠如二
南風俗之
純以雖加
風亦不得
為正也
○又曰此
言三雅及
周頌等篇
之變不無
言高與須
者其然其
同可類推
也夫正雅
周頌諸篇
如常賦又
全清而時
邁等詩皆
周公作公
劉洞酌卷
阿皆名公
作則所謂
聖人之徒
者也至其
變雅之作
則有家公
及宜自之

不誠如二
南風俗之
純以雖加
風亦不得
為正也
○又曰此
言三雅及
周頌等篇
之變不無
言高與須
者其然其
同可類推
也夫正雅
周頌諸篇
如常賦又
全清而時
邁等詩皆
周公作公
劉洞酌卷
阿皆名公
作則所謂
聖人之徒
者也至其
變雅之作
則有家公
及宜自之

不誠如二
南風俗之
純以雖加
風亦不得
為正也
○又曰此
言三雅及
周頌等篇
之變不無
言高與須
者其然其
同可類推
也夫正雅
周頌諸篇
如常賦又
全清而時
邁等詩皆
周公作公
劉洞酌卷
阿皆名公
作則所謂
聖人之徒
者也至其
變雅之作
則有家公
及宜自之

不誠如二
南風俗之
純以雖加
風亦不得
為正也
○又曰此
言三雅及
周頌等篇
之變不無
言高與須
者其然其
同可類推
也夫正雅
周頌諸篇
如常賦又
全清而時
邁等詩皆
周公作公
劉洞酌卷
阿皆名公
作則所謂
聖人之徒
者也至其
變雅之作
則有家公
及宜自之

不誠如二
南風俗之
純以雖加
風亦不得
為正也
○又曰此
言三雅及
周頌等篇
之變不無
言高與須
者其然其
同可類推
也夫正雅
周頌諸篇
如常賦又
全清而時
邁等詩皆
周公作公
劉洞酌卷
阿皆名公
作則所謂
聖人之徒
者也至其
變雅之作
則有家公
及宜自之

不誠如二
南風俗之
純以雖加
風亦不得
為正也
○又曰此
言三雅及
周頌等篇
之變不無
言高與須
者其然其
同可類推
也夫正雅
周頌諸篇
如常賦又
全清而時
邁等詩皆
周公作公
劉洞酌卷
阿皆名公
作則所謂
聖人之徒
者也至其
變雅之作
則有家公
及宜自之

便要讀第一篇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也他不成讀書此
便是大不敬須是殺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

○朱子曰讀詩只是將意思想像去看不如他書之要捉縛決定
詩意只承上推將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又有一事如
開雕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
又當知所以治國平天下人君必當如文王后妃必當如太姒
其原如此

○徐繼畲曰愚謂讀詩非如讀他經只是誦誦以昌之一句為要
蓋六經皆記聖人之言而詩獨記聖人之言天下之感入者莫
如詩而今只心和氣平將古人之詩三覆一過便自不覺有手
舞足蹈之意此南容三覆白圭所以為善讀詩也

○按周南繫乎周公召南繫乎召公化之盛者必有待于二公也
風之終然以風風雅之終上以召是化之衰者必有思于二
公也魯頌後于周頌者則別以君臣之分商頌後于魯頌者則
間以親疎之辨天子制詩得無意乎

新鐫晉雲江先生詩經聞蒙行義集註

金浦進士 晉雲江環啓運甫輯著

會友會勉 丹臺林茂桂 德茂甫 恭訂

後學斌江 楊國會 廷試甫 編校

○伊川程氏曰二南為教于任蒞之間開門之中上下貴賤之所
同也故用之卿人用之邦國而謂之正風

○安成劉氏曰男女亂倫而抑節制衛之風變居臣失道而王幽
之風變政荒而齊國之風變後備而魏國之風變以
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舞皆曹之
風變而亂極思治此十三國風之大槩也然變詩雖不可以風
化天下而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觀是已故樂官每掌其詩使
夫學者時習之以自省而知所戒蓋亦莫非所以為教也

○三山李氏曰二南皆文王之風化周南之詩多為文王故言王
者之風召南之詩多為諸侯而作故言諸侯之風雖曰諸侯之
風其實文王教化之所及故小序言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太
王也

○朱子曰詩言文王之德者係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言諸
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
文王治岐其東有紂其西昆夷其北獯紂故其化自北而南先
被于江漢之域也

傳及諫公 衛武公召 穆公凡伯 芮伯之輩 又非所謂 賢人君子 者也

○文曰通 三百篇而 論其大又 則其善不 至清怒不 至亂諫不 至紆天時 日星之大 蟲蠹之害 之微人倫 綱常之道 風俗止地 之宜神抵 考之托託 刑罰之理 天相變理 莫不備矣 經之中也

諷誦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
誠意正志修齊治平之道行之事也
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
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
又意

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以是語冠
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夏十月戊子新安朱熹序

詩經卷之一

國風一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
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
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
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
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
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
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
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交
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
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一之一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
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
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
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
國寢廣於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
以為周公且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

○頤氏曰 采官也因

○頤氏曰 采官也因

○頤氏曰 采官也因

○頤氏曰 采官也因

○頤氏曰 采官也因

○頤氏曰 采官也因

全詩總領

○按詩之為經有公義有四始六義者風雅頌為三經賦比興為三緯是也四始者開雅為國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三頌之始是也

賦

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謂或問卷耳葛覃同是賦賦又似畧不同蓋寫單直叙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賦是托言也朱子曰雖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明懷者如此則亦是賦賦也

比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之謂朱子曰此便是說實事如蘇斯明之句便是說那人了下便接宜爾子孫後舊是就蘇斯上說更不用實事此所以謂之比然比有二賦有全比而不言其事者如風之蕭斯翰有苦葉之類是也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如風之相舟綠衣之類是也

興

興者托物起興之謂朱子曰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雉鳴是華而有別之物引此起興猶不其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物以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此又畧不同也○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賦者自然如開關雉鳴相相似皆是興而實比然雖此比其賦却只是興且如開關雉鳴本是興起得到下而說窈窕淑安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及比則不然便入題了

○考索曰周南召南樂章之名也文王之化自比而南及於江漢故作樂者采自比以南土風而名之曰南用為燕樂樂射樂房中樂所以彰文王之化也

關雎

此詩全重德上首章言后妃之德且配君子次章言其德○文王之德其教於民如木也女有淑國之女按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注于其始莘字勿拘定同中合卷之及九三月之內朝見之前亦始至

詩人聖女配德之善而及其未得已得之情焉
周之文王得聖女妣氏以為之配而官人咏歌以美之意謂之關雎自文王有作而必擇后夫人之行者凡以風教所係匪淺也吾人何幸而獲此淑女耶彼雉鳴之鳥開關然和鳴於河洲之上相與而不相亂相親也而不相狎夫物則亦有善匹者矣此此窈窕之淑女身靜中存內閑外著女中之聖者也以之配我君子則以德配德以聖配聖所以聽內治而理陰教者齊此矣豈不為君子之好逑乎

詩人聖女宜為聖配慶幸之意深矣
此以雉鳴為和應淑女德之相配皆見其善意開關句內便已有情聖有別意淑字在窈窕上見窈窕于始至時上見都足德形于動靜明者不就容貌上說窈窕訓幽閑之意幽有深潛不露意幽有安靜自如意此自中形外正貞靜之德容也幽閑不可直謂之德如貞靜二字而以德言之不可將貞靜對幽閑看君子好逑言淑女是君子的善配重淑女宜配君子上君子雖指文王只以君子字處他不可露出文王蓋文王是後日追稱者和樂亦教四字不情學有別句生來方山云和樂恭敬是朱子于詩人觀意而指出此句乃是餘意蓋和樂恭敬因相與而後有非始至意當定在好逑之下下文用此意亦不妨丙子此九海墨卷不用

官食地放

曰米
○史記索隱曰周地本太王所居以為公曰周公食邑於召故曰召公蓋文王取岐周故墟分許二公也

鳳州府

今屬陝西
○鳳州府今屬陝西

需安府

今屬陝西
○需安府今屬陝西

隴州府

今屬陝西
○隴州府今屬陝西

華國之女

如木也女有淑國之女按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注于其始莘字勿拘定同中合卷之及九三月之內朝見之前亦始至

○文王之德其教於民如木也女有淑國之女按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注于其始莘字勿拘定同中合卷之及九三月之內朝見之前亦始至

○雉鳴狀類鳥而差長羽色黃翼有黑翎一二雉鳴常兩相隨不相失亦

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沔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于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于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禮作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箏弦以為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維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與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篇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

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此而南也鶉鳴鸛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

召公斯言得之矣

關雎音在河之洲窈窕音徒了淑女君

音求○興也關關雉鳴相應之和聲也雉鳴水鳥一名王雉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

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毛傳云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妣氏以為之配官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

此詩全重德上首章言后妃之德且配君子次章言其德○文王之德其教於民如木也女有淑國之女按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注于其始莘字勿拘定同中合卷之及九三月之內朝見之前亦始至

此詩全重德上首章言后妃之德且配君子次章言其德○文王之德其教於民如木也女有淑國之女按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注于其始莘字勿拘定同中合卷之及九三月之內朝見之前亦始至

詩樂字謂之尊奉有正是友之樂上見喜樂正所以尊奉之也不
必分貼

朱子曰讀詩便使人有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乎三百篇
與記言毋不敬書言欽明文思齊同又曰讀詩只是將音想像去
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

○按漢外戚傳曰自古受命帝王非獨德茂亦有匹配之功焉夏
之興也以塗山而祭之放也用禘殷之興也以有莘而紂之滅
也殷祀已周之興也以太姒而忘也以褒姒故易其乾坤書爻
厘降詩首閔惟夫婦之際人道之不可不慎以此為訓猶有履
踰逆女宰喧婦則正始之義故得而不亡也乃復有以驪姬
禍晉以武墨傾唐者

○周家自姜姬以來太姜太任世有令德成一代王業又矣而
淑女配文王善嗣徽音故武王周公得以為聖君賢相詩之首此
正始也此之終此成終也

○周家自姜姬以來太姜太任世有令德成一代王業又矣而
淑女配文王善嗣徽音故武王周公得以為聖君賢相詩之首此
正始也此之終此成終也

○周家自姜姬以來太姜太任世有令德成一代王業又矣而
淑女配文王善嗣徽音故武王周公得以為聖君賢相詩之首此
正始也此之終此成終也

○周家自姜姬以來太姜太任世有令德成一代王業又矣而
淑女配文王善嗣徽音故武王周公得以為聖君賢相詩之首此
正始也此之終此成終也

○周家自姜姬以來太姜太任世有令德成一代王業又矣而
淑女配文王善嗣徽音故武王周公得以為聖君賢相詩之首此
正始也此之終此成終也

○周家自姜姬以來太姜太任世有令德成一代王業又矣而
淑女配文王善嗣徽音故武王周公得以為聖君賢相詩之首此
正始也此之終此成終也

○周家自姜姬以來太姜太任世有令德成一代王業又矣而
淑女配文王善嗣徽音故武王周公得以為聖君賢相詩之首此
正始也此之終此成終也

○周家自姜姬以來太姜太任世有令德成一代王業又矣而
淑女配文王善嗣徽音故武王周公得以為聖君賢相詩之首此
正始也此之終此成終也

○周家自姜姬以來太姜太任世有令德成一代王業又矣而
淑女配文王善嗣徽音故武王周公得以為聖君賢相詩之首此
正始也此之終此成終也

○周家自姜姬以來太姜太任世有令德成一代王業又矣而
淑女配文王善嗣徽音故武王周公得以為聖君賢相詩之首此
正始也此之終此成終也

○周家自姜姬以來太姜太任世有令德成一代王業又矣而
淑女配文王善嗣徽音故武王周公得以為聖君賢相詩之首此
正始也此之終此成終也

○周家自姜姬以來太姜太任世有令德成一代王業又矣而
淑女配文王善嗣徽音故武王周公得以為聖君賢相詩之首此
正始也此之終此成終也

○周家自姜姬以來太姜太任世有令德成一代王業又矣而
淑女配文王善嗣徽音故武王周公得以為聖君賢相詩之首此
正始也此之終此成終也

○周家自姜姬以來太姜太任世有令德成一代王業又矣而
淑女配文王善嗣徽音故武王周公得以為聖君賢相詩之首此
正始也此之終此成終也

○周家自姜姬以來太姜太任世有令德成一代王業又矣而
淑女配文王善嗣徽音故武王周公得以為聖君賢相詩之首此
正始也此之終此成終也

○周家自姜姬以來太姜太任世有令德成一代王業又矣而
淑女配文王善嗣徽音故武王周公得以為聖君賢相詩之首此
正始也此之終此成終也

○周家自姜姬以來太姜太任世有令德成一代王業又矣而
淑女配文王善嗣徽音故武王周公得以為聖君賢相詩之首此
正始也此之終此成終也

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
意不絕自尸又如此云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孔子

睽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為此
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
如睽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
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憂
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
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跡也獨其
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
然學者姑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
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匡衡曰妃
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
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
關雎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
之仁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
而聖萬物之宜自上古以來三代與

未有不
此者也

○徐儼
云看自章
要休認管
時初身
象須慎
得出者
章得他
一段勤勞
愛惜思
有三章
得他不敢
自專不恐
忘朝之意
思方好

○徐儼
云看自章
要休認管
時初身
象須慎
得出者
章得他
一段勤勞
愛惜思
有三章
得他不敢
自專不恐
忘朝之意
思方好

○徐儼
云看自章
要休認管
時初身
象須慎
得出者
章得他
一段勤勞
愛惜思
有三章
得他不敢
自專不恐
忘朝之意
思方好

○徐儼
云看自章
要休認管
時初身
象須慎
得出者
章得他
一段勤勞
愛惜思
有三章
得他不敢
自專不恐
忘朝之意
思方好

○徐儼
云看自章
要休認管
時初身
象須慎
得出者
章得他
一段勤勞
愛惜思
有三章
得他不敢
自專不恐
忘朝之意
思方好

○徐儼
云看自章
要休認管
時初身
象須慎
得出者
章得他
一段勤勞
愛惜思
有三章
得他不敢
自專不恐
忘朝之意
思方好

○徐儼
云看自章
要休認管
時初身
象須慎
得出者
章得他
一段勤勞
愛惜思
有三章
得他不敢
自專不恐
忘朝之意
思方好

○徐儼
云看自章
要休認管
時初身
象須慎
得出者
章得他
一段勤勞
愛惜思
有三章
得他不敢
自專不恐
忘朝之意
思方好

○徐儼
云看自章
要休認管
時初身
象須慎
得出者
章得他
一段勤勞
愛惜思
有三章
得他不敢
自專不恐
忘朝之意
思方好

○徐儼
云看自章
要休認管
時初身
象須慎
得出者
章得他
一段勤勞
愛惜思
有三章
得他不敢
自專不恐
忘朝之意
思方好

○徐儼
云看自章
要休認管
時初身
象須慎
得出者
章得他
一段勤勞
愛惜思
有三章
得他不敢
自專不恐
忘朝之意
思方好

○徐儼
云看自章
要休認管
時初身
象須慎
得出者
章得他
一段勤勞
愛惜思
有三章
得他不敢
自專不恐
忘朝之意
思方好

○徐儼
云看自章
要休認管
時初身
象須慎
得出者
章得他
一段勤勞
愛惜思
有三章
得他不敢
自專不恐
忘朝之意
思方好

○徐儼
云看自章
要休認管
時初身
象須慎
得出者
章得他
一段勤勞
愛惜思
有三章
得他不敢
自專不恐
忘朝之意
思方好

○徐儼
云看自章
要休認管
時初身
象須慎
得出者
章得他
一段勤勞
愛惜思
有三章
得他不敢
自專不恐
忘朝之意
思方好

○徐儼
云看自章
要休認管
時初身
象須慎
得出者
章得他
一段勤勞
愛惜思
有三章
得他不敢
自專不恐
忘朝之意
思方好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會意勿用其語可也若以為實然豈有極敬之說而服之無數

行不專固不可徑行乎婦寧而內言不出又不可自告于君

於其以此意而告于道我之師氏使告于君子以達吾婦寧之意

然婦寧之服不可苟也蓋清治我私服之汚薄於我禮服之衣乎何

者當辭何者可以未於子衣服既潔我將服之以婦寧於父母矣夫

后妃一賦事之問而勤後孝敬之德備焉是固天植其性而文王刊

于之化亦不可誣矣

破 后妃處婦寧之事而曲盡其道孝敬足徵矣

注 上二句言達婦寧之情見不專于行下言預婦寧之事見不

有于行言告師氏者見已告于師氏也言告言婦使師氏告于君

子也師氏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工者薄汚以下乃后妃自當之

詞非告師氏也私服常服故去其汚禮服不常服故從其薄禮服

如見君賓之衣之類不必認作朝祭之服私服禮服不必言皆足

婦道所為者此時非直當婦寧了現註兩將字可見婦寧不必以

定者言蓋女子之孝只是問其室與否

○按周以王后之薄而親屬至愛動傷感者自應體恤而聲列於君

子固一知周之不復而征矣彼昏失德大帝知一絲一縷相示之

誠疑有如是耶后世紛紜委于麻屨而別婦寧于野井雖為虛文

乃其意亦可盡也

○後世知周之無數之章則周之所以明而於其室績之

章則知周之所以亡

○此詩在思念君子上通篇皆是託言以見思念之情

○方山云

要者詩結

思念君子

非惟米物

登高是托

言井飲酒

亦是托耳

思念君子

○按登高

恐亦只是

卷耳全章

此詩在思念君子上通篇皆是託言以見思念之情

○方山云

要者詩結

思念君子

非惟米物

登高是托

言井飲酒

亦是托耳

思念君子

○按登高

恐亦只是

親舍之意

耳往從之

之說似太

者又

○此詩在思念君子上通篇皆是託言以見思念之情

○方山云

要者詩結

卷耳全章

此詩在思念君子上通篇皆是託言以見思念之情

○方山云

要者詩結

思念君子

非惟米物

登高是托

言井飲酒

亦是托耳

思念君子

○按登高

恐亦只是

親舍之意

耳往從之

之說似太

者又

○此詩在思念君子上通篇皆是託言以見思念之情

○方山云

要者詩結

所以心誠愛之鮮極 言告師氏言生且歸

父母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薄猶少也汚煩

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告何也寧安

也謂問安也○上章既成締結之服矣此章

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

曰盍治其私服之汚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

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

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

萬章三章章六句 此詩后妃所自作故

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

長而敬不弛於師傳已嫁而孝不衰於

卷耳全章

此詩在思念君子上通篇皆是託言以見思念之情

○方山云

要者詩結

思念君子

非惟米物

登高是托

言井飲酒

亦是托耳

思念君子

○按登高

恐亦只是

親舍之意

耳往從之

之說似太

者又

卷耳全章

此詩在思念君子上通篇皆是託言以見思念之情

○方山云

要者詩結

思念君子

非惟米物

登高是托

言井飲酒

亦是托耳

思念君子

○按登高

恐亦只是

親舍之意

耳往從之

之說似太

者又

且是龜斯之羽也其聲飛也其聲和之見于詩者如
此固宜爾之子孫也應天特以復化而絕不絕矣

龜斯之羽其止也揖其入聚也而之見于聚者如此固宜
亦之子孫也感氣化以成形而贊其象多矣然則我后妃也

微首之嗣形而為下之仁德之行而為昌后之福蓋有是盛
德自有是福福美視之龜斯不從其見說矣此而文王身修家齊之
效亦足徵夫

王意章章章明而後再羽勿作起說本文宜字最重荒允物群
則爭則相和相和而息必少惟龜斯許處和集故宜于孫之
多也子孫指龜斯之子孫以已狀看言非祝願也后妃子孫其嫡
庶說不可用言衛毛明即曹瞻此乃武王得天下之後而如封
之號其居下之德便是誥本支之番便足振振之振是衆
盛短上足胎生不絕也上足數目之多微弦云龜斯集而飛也而
後聚此明重之常亦作詩者立言之有序也

後聚此明重之常亦作詩者立言之有序也

言外詩柄見字知字必字皆有意宜玩之

全破 詩人娶與女子之賢而預提其婦道之開焉

章 王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
以而羨之意謂婚姻宜於正始男女尤貴於及時言其有
于歸之女馬彼桃之天其木少矣木少則華盛故其華灼灼其
可觀美兒之子于歸守正俟時其貞有如此者吾知內馬必宜其室
而為然有靜好之風也外馬必宜其家而秋然有承順之貞也婦道

桃之天且其葉素上而笑况之子際此時而于歸吾知其
婦道充開內外必數爾也尊卑必和睦也家人之宜殆有必然
矣夫以女子之美而詩人吟美之如此則風化之原固有自而文
王齊治之效可證矣

王齊治之效可證矣

手意總註承父母之命是男女以正也際桃天之會是婚姻以時
也對之時未必以正以時故以此為笑也矣字在于歸下補出而
宜其室家就后日說說註知字便見蓋惟今日有是矣則知後日
一必有以宜其室家也宜家者為人婦而及婦道如无非无儀之類
宜室者為人妻而及妻道如必敬必戒之類

此詩一節深一節要皆即其事以與其才之備意曰于城
蕭蕭金言 蕭蕭腹心皆就才言矣才多于詩柄就空金言上見才
此才難字同是率其全者信之

全破 詩人娶與野人有可用之才見有周人才之盛也
此行吟矣云云意曰人才難得自古記之而現之于今則有獨
冠焉者試以所見言之彼豈所以掩兔杙所以張置也爾上之
兔豈其孫杙以張之也則有丁丁之聲矣此起上之武夫語其不
過十間之野耳然使其離山林而登諸廟廊吾知備內掛外自有
餘材焉杙以无恐也外馬類之以以安也其公侯之于城矣呼
才之可用夫豈係於其跡哉

此不過禮其衛耳尤未足以語其匹也彼蕭上兔豈則施于
中陸之衝矣此上之武夫使其時乎見用必去焉股肱之義

外言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此章之

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足德
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此者故此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龜斯羽揖揖今宜爾子孫蟄也今
比也龜也羣飛
聲繩不絕貌
比也揖
比也聚

效其起之節君是臣亦然上下其休夫不為公侯之好味乎

朱草 賦也特語其匪耳枕未足以觀其蘊也彼蕭蕭兔且則設于中

之陸四道 交出復有 勞通好仇 即有是君 有是臣之

又可知矣文主作人之化何其盛哉

望意腹心不是可謂心背寄亦不止於謀謀相合意見相同而

夫亦此心惡在其異於好仇即同心同德不外為國為民上見昆

胡云腹心而謂之才者蓋心是才蘊于內而為賦才是心發于外

而為用腹心亦才也

朱言全旨 賦婦人采物而歷試其始終之事無淺深而有次序全

樂語被化意亦就說詩者補之若作婦人說出則非碑上氣象矣詩

柄無事二字生自和平上末非女工之暇也

全破 婦人之采物也而歷賦其始終之事焉

三章 采上采言既有其美其德可稱也則薄言綴之而相與拾其遺焉

末章 采上采言將之既多非手之所採也則末以貯之而執其往

物也而相與采之采物細事也而相與賦之室家和平之慶固可見

而文王治平之化亦可徵矣

主意冬章采上非一采也亦不必帶有一者不過見之于時旁而

已采是實采也下二章方是采之時事撥是拾其穗之在也者特

是取其字之在穗者袖者衣之襟也帶者腰之帶也執其已又則

力疲微故頌之此將非痛之時不宜再言便于採擇意

漢廣全旨 賦不可求也此者比其不可求也既與而又此是反覆

味吟之也或以首章作比喻詩女無可求之道下二章作以喻在

已哉不知首章已包有微悅意在二下章不過變言之死二意也

敬悅二字不徒詩人語乃末手從詩詞玩味推出的不可作詩人

口舌形容之只宜用在微末此科會墨亦不犯敬悅字最妥

全破 詩人及後置者而將女之貞其感者深矣

首章 反王之化云云之俗故詩人因所見而咏吟之意謂習俗易以

今觀江漢之將文而何其變化之疎耶彼南山之湯行喬木焉上棟

無枝則不可得而休息矣江漢之間有奔女焉端莊靜則不可得

而安矣矣矣之貞也如此譬之流水焉發源於嶓嶓流行於大別

自離及荆而極其水之喬矣而流之即譬之江水焉發源於岷

山會同於海而自蜀至楚而極其水之求矣賁而方之即然則將

○九陸謂 兔所往來之地 施于中遂趕趕武夫公侯好仇

之道仇與遂同匡衡引閔睢亦作仇字公侯

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于城而已歎美

之無已也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趕趕武夫

下章放此 興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

公侯腹心 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兔置三章章四句

采采芣苢音首音薄言采禮反之采采芣苢

言有已反之 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

也○化行俗美室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

此采管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未許何用

或曰其子 ○采采芣苢音薄言綴之采采

芣苢音薄言綴之采采芣苢音薄言綴之

皆薄言結結之采采芣苢音薄言綴之

衣貯之而執其社也極以衣

貯之而極其社於帶間也

采苢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之廣曠反矣不可泳思江之永

不可方

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

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

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

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也○文王之化

○大堤曲 按東階王 賦為家州 射作樂府 遺事都邑 有二十四

○朱氏曰 錄二漢廣 以見天下 之家正也 天下之家 正而天下 治矣

○朱氏曰 錄二漢廣 以見天下 之家正也 天下之家 正而天下 治矣

○朱氏曰 錄二漢廣 以見天下 之家正也 天下之家 正而天下 治矣

○朱氏曰 錄二漢廣 以見天下 之家正也 天下之家 正而天下 治矣

○朱氏曰 錄二漢廣 以見天下 之家正也 天下之家 正而天下 治矣

○朱氏曰 錄二漢廣 以見天下 之家正也 天下之家 正而天下 治矣

○朱氏曰 錄二漢廣 以見天下 之家正也 天下之家 正而天下 治矣

采芣苢 然時物之變又豈特一歲為然哉彼南山以望君子於此而
言木其微焉是時物之變又於微而有微矣斯時也未見君子
此心至於傷悲必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然後此心之傷悲者始轉
而夷乎耳不然憂不能解耶夫以行役之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
恨之情此所以為風之正也非被化之深其能然哉

采芣苢 此詩每章要見誠敬意詩柄能字見其誠敬也首章叙其
取物之事次章叙其理物之事三章叙其養物之事而
盛盛而相相而其事有次序故曰叙其事只叠叠叠叠不用分總
是叙其能奉祭也大夫妻是說詩者口氣苦詩人只以主婦言之
全賦 詩人于大夫妻之奉祭必詳叙其事以美之也

采芣苢 南國被文王云云曰宗廟載啓大夫固起孝思之感而禮相助
黃主婦則供存且之誠彼類可以蓋神明而南瀆之瀆類所生
也于以采之于南瀆之瀆焉潔可以荐宗廟而行濟之中瀆所生也
于以采之于行濟之水焉雖臭味未成而誠敬已寓于躬采之時矣

采芣苢 天類藻既采矣由是而盛之則惟方器之器與國器之器焉蓋
類厚具品盛之各一其器者正使之無或況也既盛之矣由是
而相之則惟有足之錡與無足之釜焉蓋類厚具品相之各一其具
者正使之無或藝也雖宗室未將嵬下未奠而誠敬已寓于盛之
之際矣

采芣苢 元季云盛之而後相之循序也盛之必以備禮之必以歸
金有幣也循序有幣則誠敬整飾可知矣此本賦也

采芣苢 然其是也而莫之果何在乎亦宗室嵬下而已蓋大
宗室嵬下乃神靈之所棲者以是類厚而奠于斯則一氣流
通於感格于幽冥之表者矣然其質也而尸之果何人乎亦有齊季
女而已蓋上婦雖少而齊敬若出于習之有素者以是人而若類
則明德之惟馨殆克當乎神明之意者夫夫采而盛之而相之而奠
事煩而志不厭時久而敬不懈此大夫之賢所以可美而文王之化
亦可見矣

采芣苢 宗室嵬下乃宗室之嵬下也不可平看宜重在宗室上說宗
室之廟大夫奉祭之所也嵬下只是神之所奠類厚也在于此
莫只是陳設之意到尸之方指荐豆言凡采之治之奠之皆主者
事也有齊季女與齊季字亦有見其禮儀未習而即能敬也

采芣苢 此詩三章各上一句是愛其樹下是思其德皆一時事無
先後勿作愛物之意以漸而深說全重在思德上惟思其
德所以愛其樹非觀物思人也其後乃召伯去後非沒也

采芣苢 南人愛致愛于物以大臣致致之故寓也
全破 南人愛致愛于物以大臣致致之故寓也
首章 召伯循行云云蓋謂至德每係乎人心之感人情恒切於去後
之恩惟彼其棠枝葉暢茂條餘蕃盛吾方恐其不壽日寧也愛
思之之傷其生伐之以成其性乎夫一物之微而係愛若此
何也蓋召伯向也循行南國以布王政嘗舍此其棠之下其人
去其德猶存故見召伯之所羨者猶夫召伯也思在召伯之愛在
棠也召伯以剪之伐之耶

采芣苢 蔽芾其棠非特勿翦勿伐而已雖一敗折之亦有所不忍也所
見此其棠如見召伯焉是以不忍敗之也况忍伐之乎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賦也薇似蕨
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
曰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者夷乎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芣苢藻雖重也躬必親然亦非必自為之也
于以采芣苢之瀆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蘆瀆
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草如釵股葉如蓬蒿行
潦流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
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于
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

采芣苢 此詩每章要見誠敬意詩柄能字見其誠敬也首章叙其
取物之事次章叙其理物之事三章叙其養物之事而
盛盛而相相而其事有次序故曰叙其事只叠叠叠叠不用分總
是叙其能奉祭也大夫妻是說詩者口氣苦詩人只以主婦言之
全賦 詩人于大夫妻之奉祭必詳叙其事以美之也

采芣苢 南國被文王云云曰宗廟載啓大夫固起孝思之感而禮相助
黃主婦則供存且之誠彼類可以蓋神明而南瀆之瀆類所生
也于以采之于南瀆之瀆焉潔可以荐宗廟而行濟之中瀆所生也
于以采之于行濟之水焉雖臭味未成而誠敬已寓于躬采之時矣

采芣苢 天類藻既采矣由是而盛之則惟方器之器與國器之器焉蓋
類厚具品盛之各一其器者正使之無或況也既盛之矣由是
而相之則惟有足之錡與無足之釜焉蓋類厚具品相之各一其具
者正使之無或藝也雖宗室未將嵬下未奠而誠敬已寓于盛之
之際矣

采芣苢 元季云盛之而後相之循序也盛之必以備禮之必以歸
金有幣也循序有幣則誠敬整飾可知矣此本賦也

采芣苢 然其是也而莫之果何在乎亦宗室嵬下而已蓋大
宗室嵬下乃神靈之所棲者以是類厚而奠于斯則一氣流
通於感格于幽冥之表者矣然其質也而尸之果何人乎亦有齊季
女而已蓋上婦雖少而齊敬若出于習之有素者以是人而若類
則明德之惟馨殆克當乎神明之意者夫夫采而盛之而相之而奠
事煩而志不厭時久而敬不懈此大夫之賢所以可美而文王之化
亦可見矣

采芣苢 宗室嵬下乃宗室之嵬下也不可平看宜重在宗室上說宗
室之廟大夫奉祭之所也嵬下只是神之所奠類厚也在于此
莫只是陳設之意到尸之方指荐豆言凡采之治之奠之皆主者
事也有齊季女與齊季字亦有見其禮儀未習而即能敬也

采芣苢 此詩三章各上一句是愛其樹下是思其德皆一時事無
先後勿作愛物之意以漸而深說全重在思德上惟思其
德所以愛其樹非觀物思人也其後乃召伯去後非沒也

采芣苢 南人愛致愛于物以大臣致致之故寓也
全破 南人愛致愛于物以大臣致致之故寓也
首章 召伯循行云云蓋謂至德每係乎人心之感人情恒切於去後
之恩惟彼其棠枝葉暢茂條餘蕃盛吾方恐其不壽日寧也愛
思之之傷其生伐之以成其性乎夫一物之微而係愛若此
何也蓋召伯向也循行南國以布王政嘗舍此其棠之下其人
去其德猶存故見召伯之所羨者猶夫召伯也思在召伯之愛在
棠也召伯以剪之伐之耶

采芣苢 蔽芾其棠非特勿翦勿伐而已雖一敗折之亦有所不忍也所
見此其棠如見召伯焉是以不忍敗之也况忍伐之乎

末章

蔽帝其棠非特勿翦勿敗而已雖一拜屈之亦有所不忍也所以然者蓋以召伯布政之時嘗說合於此故今思召伯之不見見此其棠如見召伯焉是以不忍拜之也况忍敗之乎夫其棠且見愛矣召伯當何如耶召伯且見愛矣文王當何如耶於此可以見召伯得民之深而文王德化之盛亦可想矣

行露

行露全章以禮為主首章是以禮自守而不妄于行下二章是以禮自守而不妄于從然非截然而段實則上下相承也全破自女托言而蔽自守之意因而興而致自新之詞也

首章

首章不直言強暴而託言畏露絕人之意甚嚴而詞則婉矣作文只以行露講畏強暴正意只可未補之風夜不必分兩時只是清早晦明未辨之際厭滯之露正在此時也沾濡亦連看不可沾為沾人之衣濡為濡人之足

室家

室家之禮者實有不足矣禮未足而乃誣我於獄其將誰欺哉

誰謂

誰謂無牙子如或無牙何以能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乎於我雖能致我於訟然禮儀未備而義斷不可屈身雖可誣而志決不可奪我亦終守於禮而決不汝從矣汝惡得以行其計哉夫貞女以禮自守而始終不渝如此德化之深亦足以現矣

行露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也敗折懸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蔽帝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放此○蔽帝其棠勿翦勿拜制反召伯所說音稅○賦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其棠三章章三句

厭浥濕意行道風早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汚者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間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

誰謂

誰謂無角何以速我獄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誰謂無牙何以速我獄

誰謂

誰謂無牙何以速我獄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誰謂無角何以速我獄

誰謂

誰謂無牙何以速我獄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誰謂無角何以速我獄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標梅

此詩言人感婚期之過而願婚禮之成意女子之感皆一時事但懼之意深而言愈切耳要知女子之意在懼強暴之辱而非專于嫁不及時也

全破 女子屢感婚期之過而詞愈切焉自守之貞見矣

首章

南國被文王云故言此蓋謂人道莫先於正始而婚姻尤貴必及時故何時也而能以無懼乎哉彼悔之方實正婚姻時也

二章

今悔矣已落而在樹者僅有其七則時過而已晚矣當此之時而猶未遂婚姻之願良可懼也求我之庶士凡納承請期之禮必及此吉日而來乎蓋婚媾成則強暴息庶可以無懼矣是尚可以安徐乎哉

三章

標有梅其實三則落者又多矣見夫七焉猶以為晚而期之禮可矣是尚可以待吉乎哉

末章

標有梅實之在樹者已盡而頃筐以取之矣見夫三焉已足為懼而况夫三之盡標也故但願庶士之求我者惟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相告語而定其約於今可矣尚可責以今日之禮乎哉夫

三章

三併醫之亦只設言以形容時過太晚耳非真如此也士乃守禮義之人曰庶者未定其人之詞求者行婚姻之六禮以求我者也

末章

迨字有皇皇惟恐其晚之意迨吉是行納承請期之禮非處成婚之命媒妁之言相約耳迨吉迨今固是欲行婚禮謂之亦是欲定婚姻之約以俟婚禮之行耳

小星

此詩二章皆因所見以興進御之勤而一安于所賦之分也

首章

薄也肅肅二句見他勤勞處

二章

全破 衆妾美夫人必尚與得御于君而因安于命也

三章

南國夫人云云蓋謂情義每隔於上下之分而嫌隙易生於帷箔之間若夫人之所以待我者豈其然乎彼謹然之小星當夫初昏將日則三五其在東矣我衆妾也家夫人之惠供進御之役則

末章

肅然見星夜行而風夜在公以承事君子為幸矣夫我往之勤如此所以然者我所以賦之命定不同於夫人之貴分固當如是耶使非夫人之惠則雖往來之勤亦不可得矣其敢以此為怨耶

首章

星初出也將旦而稀星既落也然此乃朱子凌其行見之時惟此一出為無若詩人因所見而言只是非非指昏旦而言也肅肅就趨上說乃敬事而不敢忽意宵征蕪風夜言見星而往即

二章

是夜而初昏見星而還即是夜而將旦往來在暗中雖風亦是夜故曰宵征是命不同勿以貴賤平說謂賦之分賤不同夫人之貴故不得與夫人同免意

末章

彼葦然之小星則維參與昂我衆妾也蒙夫人之惠供進御之役則肅然見星夜行而抱衾與調以承事君子為幸矣夫我往之勤如此所以然者由我所賦之命定不猶於夫人之貴分固當如是耶使非夫人之惠則雖往來之勤亦不可得矣其敢以此為怨耶

首章

爲恨即吁夫人博連下之恩而衆妾致歸美之詞如此后如膠漆之化亦足徵矣

二章

○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梅落之時則仲夏

三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末章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首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二章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末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首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二章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末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首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二章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末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首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標有梅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首章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二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末章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首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二章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末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首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二章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末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首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二章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末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首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二章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末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首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二章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末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首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二章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末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首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二章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末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首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二章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末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首章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二章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吉也

江汜章

三章上着然有次第首一句與下二句此詩作於既迎之後仕重悔處三字上說悔者悔于未迎之先也處者安于既迎之時也歌者樂于迎婦之餘也勝叙此俱見慶幸之意至破勝妾之美具嫡必與其始而終焉

首章

是時汜水云故勝妾作此詩意謂人欲有暫蔽之項夫理無終代之機吾于今有感矣彼江水之大猶有決而復入之汜是猶有所容也此之予向者之干歸固宜我以併行矣而乃不我以既離不我以也亦其始之迷耳然其後也良心有感而復悟則汜水前日不我以非矣豈終於不我以哉

二章

此章與首章有作水決而復入與入迷而終悟直與到底說者固不可從有作江能容水與嫡不能容妾與至三句說者與註猶字乃字相呼應口氣似順但覺有怨尤之意今憑確者惟山以江之有汜與嫡之有妾渾渾渾渾說得氣似見和平蓋勝妾之意但喜今日之迎而追其既往之失者正欲說到末句好處耳悔是心中自悔其非而欲迎之以歸也悔指嫡言下處字亦同

三章

彼江水之大則有小洲之渚矣此之子向者之歸則不將我而與與美當時雖不我過而其後也悔心已萌乃覺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至迎我以歸始得其所慶而末句亦終於不我以矣言終於不我以哉

末章

此而彼化之不可見矣

此而彼化之不可見矣

此而彼化之不可見矣

此而彼化之不可見矣

此而彼化之不可見矣

此而彼化之不可見矣

此而彼化之不可見矣

此而彼化之不可見矣

此而彼化之不可見矣

此而彼化之不可見矣

此而彼化之不可見矣

此而彼化之不可見矣

此而彼化之不可見矣

此而彼化之不可見矣

此而彼化之不可見矣

此而彼化之不可見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命所謂上好仁而

江有汜

也悔

江有渚

也亦

江有汜

也處

之子歸

也

之子歸

也

之子歸

也

之子歸

也

之子歸

也

之子歸

也

之子歸

也

之子歸

也

三章 林有樓野有死鹿欲取之者必以白茅而純束之是至微之物而取之必以道矣况此樓春之女而有如王之色吉士當以禮罪之也而何可誘之哉

三章 此章依輔氏以上三句與下一句此在與林中又是一格純束以茅純束而包束之如王依註以色言勿作如玉之德說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誘之者蒙上章之文也然言外便有誘之意矣

末章 夫吉士之末雖妄而貞女之守則嚴現其拒之之詞曰達札者必以禮而自處亦必以禮而處人必當處奇不卑進退之間始徐上而來母得犯札以相求也彼既所以佩于身也札貴別嫌爾母來以動我之說焉有所以守吾家也札貴明爾母來以驚我之大焉夫既由不可動其能以及其身乎危由不可驚其能以及其家乎其意蓋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三章 此章作女子口氣講要得緊切嚴厲方見淫濁然不可犯意徐而來有當度札義而無處之意蓋止其來非教也緩來也末二句承此句講下母字警言不得如此非禁之詞無感我既言惟施於結縭者可得而動拒之使遠其身也母猶我人言惟莫應則輪者可得而驚拒之使遠其家也

唐棣 此詩首章是與王姬有和敬之德二章美其男女之稱末章美其婚姻之令然全重肅離上惟有是肅離之德故男女見其稱婚姻見其令耳

全破 詩人美王姬必表其和敬之德而及其配偶之善焉王姬云云意謂大婚之禮所以正人道之始也苟非有和敬之德而盛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而敬離也而和乎乃王姬下嫁所乘之車也蓋王姬有和敬之德故見其車者有如此其和敬而和曰婦道之執端于是車之矣

三章 夫王姬有和敬之德如此則于配匹之際何者而不見其可美乎自其男女之稱言之彼穠然而盛者則華如桃李也今見此下嫁者則祖平王而為之孫孤出天潢而貴以天下者也此上娶者則父齊侯而為之子存實茅土而貴以一國者也孫以相貴子以相貴此男女之皆稱不備桃李之盛也哉

三章 桃李二物相稱與男女二人相稱平王有侯不可考只以族類之貴上講未重王姬身上看上娶者不為下嫁者不為屈族類便見相稱

末章 自其婚姻之令言之彼其鈞維何則維絲合之以為綸矣今觀以齊侯之子而更姻帝室以平王之孫而釐降侯邦男得女以為室女得男以為家其婚姻之相合不由絲縈之此類也哉大王姬有和敬之德而配匹之善如此末章木之教人而不暴亦可見矣

三章 以絲與縈合而為綸與男女合為婚齊侯之子與土不同

三章 以絲與縈合而為綸與男女合為婚齊侯之子與土不同

三章 以絲與縈合而為綸與男女合為婚齊侯之子與土不同

三章 以絲與縈合而為綸與男女合為婚齊侯之子與土不同

三章 以絲與縈合而為綸與男女合為婚齊侯之子與土不同

賦也言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麇而誘懷春之女也

音 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也鹿獸名有角純束猶包之也如玉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與下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樸椒藉死鹿束以白茅

而誘此如玉之女也

我悅兮無使尤

舒而脫脫兮無感

野有死麇三章一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穠矣

之孫齊侯之子

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

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即平王耳

曰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知孰是以

男女二人也

其鈞維何維絲伊縈齊侯之

子平王之孫

葉須倫反與也伊亦維也縈綸也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之

為不可曉當闕所疑耳○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為正風今姑從之○孔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由正牆面而立也與○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于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

詩經卷之一終

朱熹集註

詩經卷之二

邶一之三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各在禹貢冀州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均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地邶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秋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槓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府大名府界皆衛境也但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為變風焉

邶鄘衛 邶鄘二國封爵世次未詳 帝成邶鄘接壤朝歌之地商受之都也武王以封同母弟康叔是后九傳而其伯蚤死妻共姜守義味陋丹棠原平一醜不敗之操蓋衛風之首也十世而武公知行並進交儆於邶上抑戒實延之作宛然酒誥之家法也詩歌有斐衛其最著乎由武而莊而桓漸以凌替莊公狂蕩暴戾以寵奪正州吁弑前之慘公釀成之也宣公淫蕩醜惡約息為妻論及韓奔之羞其何能國無怪乎淫風大行亦亦湯亂也再傳而懿軒鶴覆國獨賴戴文兄弟先復舊物定中作楚其再造矣文以下一十傳而幽君賤號曰宋止有濮陽之地又六世秦二世廢其君為庶人而康叔之澤漸焉亦北治亂輿亡本原之地始基之也先儒張子頤謂衛瀆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卑下故其所養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急情然則移風易俗之說果皆非歟

柏舟

此詩通篇俱是憂傷之意大旨以不得于夫為主凡見怨于兄弟見愠于群小皆曰不得于夫所致也析言之則首章言不得于夫而其憂離辭皆言不得于夫而其情莫訴三章言不得于夫而自反無歸四章言不得于夫而所遇皆窮末章言

詩經卷之二

翻猶言翻轉非日月交互新也蓋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此
常而也今月固宜虧矣而日亦虧把常道反轉了是謂更迭而虧
也重日一息不可以日月交迭互講日月非真有更迭而虧之事
特以已事假設而言耳末二句要形容得夫婦無可去之義非真
以不能去為恨也

綠衣全

上二章兩喻嫡妾妨位而心切於憂下二章兩喻嫡妾易
位而求善處之道大意以重夫婦之愛不重嫡妾上

全破

詩八變喻已遇憂之憂而求夫善處之道也

首章

莊公感於云云蓋曰嫡妾之分一定不可易者也若吾之所遇
則有友失其常焉彼綠間色我也黃正色也貴也今以綠為衣而
黃首乃為黃焉則貴賤之倒置其失不猶賤妾之蒙寵而嫡正嫡之
見棄而微乎夫驛微此位則各分以垂事雖始於閨門禍將延于宗
社而心之憂矣何能以自已耶

二章

綠色賤黃色貴也今以綠為衣而黃者自棄轉而為妾焉則貴
賤之倒置益甚矣不猶賤妾之蒙寵而嫡正嫡之見棄而甲乎
夫尊卑失序人倫以亂怨雖生于一時禍將流於後世而心之憂矣
易能以自志耶

三章

莊公憂季以各分紊亂綱常倒置禍亂之原將必在此莊姜之憂
豈為一身哉為君憂為君之子憂為國家後日憂而憂不止也此
本謝道山張南軒之說荆川昆湖依此方山只從嫡妾易位各分
倒置上看謂不必惟到流禍處可知

末章

彼締絲之衣當暑之服也以當暑之服而遇寒風之凄此締絲
之所為無取也然則我之過時以寒而微者亦如怪乎此
然也我將如之何哉我思古人有嘗遭此夫婦之變而能自善以終
身者我則以吾欲為之本心而質其已行之成法是真能先得我心
之所求也締絲之風亦且奈之何哉夫不求其過於夫而求其免過
於已不致其怨於妾而惟效其善於古人衛之可謂得矣

全破

詩八變喻已遇憂之憂而求夫善處之道也

當古人有當此此夫婦之變而能保其身者無謂者我則歸其已行
之迹以為自淑之資使不至於有過之地也締絲之治何服計哉
彼締絲之衣當暑之服也以當暑之服而遇寒風之凄此締絲
之所為無取也然則我之過時以寒而微者亦如怪乎此
然也我將如之何哉我思古人有嘗遭此夫婦之變而能自善以終
身者我則以吾欲為之本心而質其已行之成法是真能先得我心
之所求也締絲之風亦且奈之何哉夫不求其過於夫而求其免過
於已不致其怨於妾而惟效其善於古人衛之可謂得矣

三章分上歷叙

在已別離之情下併道載嫡之資正以見
已之難為情也

全破

夫人於陳女以歷盡夫已之情而備道其人之資也

首章

壯姜孟子云云意謂人情莫樂於相聚亦莫悲於相離况我於
仲氏之別尤有不能為情者焉彼燕于飛則差池其羽矣我
之子遭國家之大變而大歸于陳我則遠送之子野矣斯時也存亡
在念而感慨深離別殊常而憂傷獨切故淹忽之間騰揚弗及而
詩經集注

首章

壯姜孟子云云意謂人情莫樂於相聚亦莫悲於相離况我於
仲氏之別尤有不能為情者焉彼燕于飛則差池其羽矣我
之子遭國家之大變而大歸于陳我則遠送之子野矣斯時也存亡
在念而感慨深離別殊常而憂傷獨切故淹忽之間騰揚弗及而
詩經集注

首章

壯姜孟子云云意謂人情莫樂於相聚亦莫悲於相離况我於
仲氏之別尤有不能為情者焉彼燕于飛則差池其羽矣我
之子遭國家之大變而大歸于陳我則遠送之子野矣斯時也存亡
在念而感慨深離別殊常而憂傷獨切故淹忽之間騰揚弗及而
詩經集注

首章

壯姜孟子云云意謂人情莫樂於相聚亦莫悲於相離况我於
仲氏之別尤有不能為情者焉彼燕于飛則差池其羽矣我
之子遭國家之大變而大歸于陳我則遠送之子野矣斯時也存亡
在念而感慨深離別殊常而憂傷獨切故淹忽之間騰揚弗及而
詩經集注

首章

壯姜孟子云云意謂人情莫樂於相聚亦莫悲於相離况我於
仲氏之別尤有不能為情者焉彼燕于飛則差池其羽矣我
之子遭國家之大變而大歸于陳我則遠送之子野矣斯時也存亡
在念而感慨深離別殊常而憂傷獨切故淹忽之間騰揚弗及而
詩經集注

首章

壯姜孟子云云意謂人情莫樂於相聚亦莫悲於相離况我於
仲氏之別尤有不能為情者焉彼燕于飛則差池其羽矣我
之子遭國家之大變而大歸于陳我則遠送之子野矣斯時也存亡
在念而感慨深離別殊常而憂傷獨切故淹忽之間騰揚弗及而
詩經集注

首章

壯姜孟子云云意謂人情莫樂於相聚亦莫悲於相離况我於
仲氏之別尤有不能為情者焉彼燕于飛則差池其羽矣我
之子遭國家之大變而大歸于陳我則遠送之子野矣斯時也存亡
在念而感慨深離別殊常而憂傷獨切故淹忽之間騰揚弗及而
詩經集注

首章

壯姜孟子云云意謂人情莫樂於相聚亦莫悲於相離况我於
仲氏之別尤有不能為情者焉彼燕于飛則差池其羽矣我
之子遭國家之大變而大歸于陳我則遠送之子野矣斯時也存亡
在念而感慨深離別殊常而憂傷獨切故淹忽之間騰揚弗及而
詩經集注

首章

壯姜孟子云云意謂人情莫樂於相聚亦莫悲於相離况我於
仲氏之別尤有不能為情者焉彼燕于飛則差池其羽矣我
之子遭國家之大變而大歸于陳我則遠送之子野矣斯時也存亡
在念而感慨深離別殊常而憂傷獨切故淹忽之間騰揚弗及而
詩經集注

處君臣大
婦之變此
亦足觀矣

○此首章
以綠為衣
而見乎外
以黃為裏
而隱于中
喻妾易顯
而正嫡幽
也次章以
綠為衣而
黃為裏在
上以黃
為裏妾在
下喻妾
尊而正嫡
卑也此黃
為裏猶未
居下至以
為裳則下
矣故曰失
所益其
○綠色之
本破也

栢舟五章章六句

此章以表裏喻顯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也

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上之正色間色賤
而以為衣正色貴而以為裏言皆失其所也
已止也○莊公感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
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
正嫡幽微使我憂
之不能自已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
之憂矣曷維其已也

此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
衣而黃者自棄轉而為裳其
失所益其矣心之為言忘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
之憂矣曷維其已也

衣而黃者自棄轉而為裳其
失所益其矣心之為言忘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
之憂矣曷維其已也

衣而黃者自棄轉而為裳其
失所益其矣心之為言忘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
之憂矣曷維其已也

衣而黃者自棄轉而為裳其
失所益其矣心之為言忘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
之憂矣曷維其已也

衣而黃者自棄轉而為裳其
失所益其矣心之為言忘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
之憂矣曷維其已也

衣而黃者自棄轉而為裳其
失所益其矣心之為言忘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
之憂矣曷維其已也

衣而黃者自棄轉而為裳其
失所益其矣心之為言忘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
之憂矣曷維其已也

衣而黃者自棄轉而為裳其
失所益其矣心之為言忘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
之憂矣曷維其已也

衣而黃者自棄轉而為裳其
失所益其矣心之為言忘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
之憂矣曷維其已也

衣而黃者自棄轉而為裳其
失所益其矣心之為言忘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
之憂矣曷維其已也

衣而黃者自棄轉而為裳其
失所益其矣心之為言忘也

泣涕如雨大有不能為情矣

燕于飛其羽則頽頽而上下矣此之子離大變而于歸也我

不遠之于野乎時瞻望弗及佇立以泣而感傷之情誠不

能以自過者矣

言三章皆一時事不必分初別已別既別說以意到四句皆

池者一先一後相隨而飛也頽頽飛相上下也下上其音相

和也音以不致相遠之意為與之于歸勿露出子欲因官

當時州門之在莊姜必語者婦人迎送不吐門遠送者以載

如兩旁心甚于佇立望只一時事各末一句皆不曉事弗及說此

叙其別離之恨而已然此意只要得講中不可說出繳處用之

仲氏章 夫我子戴鳩之夫而不勝其瞻望涕泣之勞者豈出下情

于群小矣而仲氏獨以恩相信不恃寵而見陵焉自其操心而言則

舉實焉而不虛妄淵深焉而不淺露自其持身而言則溫和惠順而

始終之一致淑慎其身而素履之無咎此其內外身心之間已無所

矣且又恐我懷綠衣之怨忘先君之思故於平居之時嘗以先君之

思而最勞人使我嘗念之而不失其正焉是所以望我者又不忍知

我以薄矣夫以仲氏自處之賢而勉我以正則其德誠有不可忘

者矣日之大歸也仲氏已于遠送之情瞻望涕泣而重日難傷也哉

故去先君

○按春秋二月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弑州吁于濮可見不

踰年而州吁之禍作君完之仇讐矣今陳女之歸莊姜之送而燕

燕之賦蓋州吁未弑之先也而執州吁請于衛而報之卒以于陳

人皆州吁為陳女所切齒者故假手于陳也夫

日居章 望之厚也重在不得于夫上每章末二句皆有望之意

各因第四句說來而寧不句又根胡能句求

全破 夫人不得于夫必歷訴而致望之情也

莊姜不見答云云曰夫婦相與人道之常也我今日之適曹其

亦亦獨何哉彼日若月諸昭照下土矣矣則於人道之垂順亦

是視之所及也乃有如是之人於夫婦之際曾不以古道相處焉

是其心志回惑亦胡能有定哉使其有定則古道之善宜知之也何

為獨不我顧耶

主意首章呼日月取其容光必照有以燭閉門之隱也古處如克

諸二女刑于寡妻小雅所謂君子好合如鼓瑟琴是也不古處者

民者高罪

匪公不待

之以公子

之道使預

政事主兵

權而富國

也則于有

公非其不

可舍言極

諫而公不

從故不稱

公子而以

國氏著為

後世為人

君父者之

戒

不齊之貌

之子指戴

鳩也歸大

歸也○莊姜

無子以陳

女戴鳩之

子完為已

子莊公卒

完

即位嬖人

之子州吁

弑之故戴

鳩○燕燕

于陳而莊

姜送之作

此詩也

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興也飛而上曰頽飛而

下曰頽將送也佇立久

立

○燕燕于飛下上 其音之子于歸遠于將之

也

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興也鳴而上曰上

送于南也 音鳴而下曰下音

陳在衛南 ○仲氏任 其心塞淵 均反

不必分待人從夫 見不可自如其薄也

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賦

仲氏戴鳩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

淵深終溫溫和惠順也也先君謂莊公也

勗勉也此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也

勉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恩勉我使我常念

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篡桓公之

死戴鳩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

致也而戴鳩猶以先君之思

勉其夫人真可謂溫且惠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盛讚勿頌矣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

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

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

相處也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

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又矣

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

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我顧

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意焉此詩之所

謂也

不我顧也

相顧也

相顧也

相顧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父矣則於人道之乖順亦明畏之所及也

今乃有如是之人曾不能歡愛以相好焉是其心志回惑亦胡

能有定哉使且有定則相好之情宜乘之矣何為獨不我報耶

日居月諸其且其望皆出自東方固無微不燭矣何乃有如是

之人于閉門之中夫婦不睦而德音之無良焉是其心志回惑

亦胡能有定哉使其有定何為白如于薄而獨使我為可忘也耶

未章 日居月諸其且其望皆東方自出固無處而不及矣夫父母於

子皆有室家之類今我中道見棄何父母養我之不終乎夫以

借老之夫婦而今割棄之是其心志回惑胡能有定哉使其有定何

為報我以非道而獨不循義理耶夫以見棄之餘而猶有望之意

惟情之厚於我何異於此莊姜之所以為貧歟

夫是即父母之恩有所未終也猶今人云生我不了意此真婦人

語也或云使父母養我之終則可以免此見棄之憂是欲父母養

我之終身也父母豈有終養之理亦非真欲父母之終養也不可從

報我不述言雖有時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極終風首章可見

此是寓望之意于絕意之詞而莊姜之情至此極矣

終風有東來之時則公猶未絕于姜也相與有往來之語則美猶

真兄弟之山也終水思古人日月呼父母則無可奈何也而已

終風首章有淺深首章言其狂暴二章言其狂惑皆以

暫開而復蔽四章言狂惑愈深而未已皆以兩句為比而二句

以古人為法而望人

已莊姜之

皆有其美

○德宣時

說俱誤認

此二字

活字無

之謂不

如不相

美者不

于而德

音先良

猶若名

不好是

也

○此詩

抵當如

是借終

以言莊

也

以爲厚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斯

不相好乎報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

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俾也可忘

我不可獨使我為可忘者耶

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

我不述

呼父母人之至情也述

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此詩當在終風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

中心是悼

爲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

終風且暴爲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

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

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

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察也

此也

○終風且霾

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攸攸我思

○終風且霾

惠順也攸攸思之長也

○終風且霾

公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

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伊我攸攸

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終風

且曠

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且嚏

同

意

傷

意

傷

意

傷

旋日乃有出寤言二句須一串說蓋言寤而不寐思之以至于病
也有謂寤則憂而不能寐思則感傷閉鬱而成疾如此對者非
未章又謂驟雨迅雷則其止也可立而待今則晷日其陰虺虺其雷
蓋未有開霽之時也夫狂感之敵愈深而未已如此是以使我
臨言而不能寐至於輾轉又與願言懷思而不忘焉何夫之不一顧
我而解之愛乎夫托物以為比而不忍直斥其夫感慨以致思而
每有泣之之聲其妻之厚何如哉

思而不也莊公為人如此而憂念之情不能已此其所以為厚
擊鼓言此詩首三章是許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折言
之章言其行之事次章本其行之夜三章陳其心
慢之狀皆自任行之苦而言也四章思室家之約五章思室
家之約皆自思家之情而言總所以然也

全破從軍者詳叙南行之憂而切室家之思焉
擊鼓言衛人從軍者作此詩謂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有國者苟非
不得已而用之則不免於毒民而致怨矣彼我之南行也故
以進兵則疾徐高下而有錯然之失矣兵以禦敵則坐作擊刺而有
踴躍之狀矣我之所為如此顧彼衛國之人或得土工共國築城
于漕非不勞且苦也然止於勞苦而已死亡非所患也惟我欲南行
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不尤甚乎

半不適言從軍所為如此土國二句不是怨後使不均
然我之南行果何故哉誠以今日之師木為代鄭卒也故我
所從者則蔡子仲而子仲者與伐國之主帥也由是結好于

陳修睦于宋子以同為伐鄭之卒耳斯時也軍旅方興而不我其傷
存亡蓋未可知矣憂心不有也乎

主意此章推其南行之故而切不歸之憂也此始露出代鄭意
侯有宛丘軍制之在陳與衛相睦衛乃結好于陳鄭在宋子焉
爭位之謀宋鄭致終于鄭衛亦水援于宋此意亦要知也

爰章夫死亡之患日積于心中則于國志何有哉但見於是居於是
法弛矣失伍離次如此豈復以戰聞為念哉

主意此章自陳急緩之狀見其無聞志也居處二字畧有辨居如
宿食此住之類處如進止坐立之類行住居處自有常所此則任
情所適非行住中所常居處之所矣爰章三句則不範馳驅夫

死生章夫則志既無則死生雖免其如我室家何哉念我始為室家
之時期以借老而重致乎叮嚀之意焉其相成之說執手之言于今尚
可想也安能以忘情耶

主意此章直叙其室家之約表元峯云上二句與下二句兩開說
一是期其不相忘亦以處死言一是期其無相背負以處生言契
濶承死生來勿與死生平說蓋自生至死雖相隔遠不相忘其當
死生以之也執手二句一直說下借老謂借生借死而無他意

于嗟章夫昔者契濶之約如此固望其能活矣今也有死亡之患呼
嗟此契濶之約其不我活矣乎昔者借老之言如此固望其
能伸矣今也有死亡之患呼嗟此借老之言其不我伸矣乎此吾人
憂思之情所以不容自已也夫衛侯疲民之力以逞己之志而致民
之憂如此其卒卒於敗亡也歎

詩全集注

言之以見其憂思也
其憂思也
也馳驅使
氏日執者
氣室于鼻
聲發鼻出
于口皆肺
疾也

同○此也陰而風日噎有又也不日有噎言
既噎矣不旋日而又噎也亦此人之狂感暫
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噎執噎也人氣感
傷閉鬱又為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
噎其陰虺虺其靈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除貌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此
人之狂感愈深而未已也懷思也

或對說或申說俱可
擊鼓其鏜鏜同 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
行賦也鏜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
兵謂一戰之屬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衛
邑名○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
之民或得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
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不尤甚也

我以歸憂亦有仲
國之好也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
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
猶與也言不
與我而歸也
○爰君爰處爰喪
賦也爰於也於是君於是
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
林下見其失伍
○死生契濶
此章或故申說下二句即足首句意
離次無離志也
○契濶與子成說
此章或故申說下二句即足首句意
說謂成其約誓之言○

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為室家之時期以
死生契濶不相忘葉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借
老
○于嗟嗟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
賦也于嗟嘆辭也嗟與嗟同
活生洵信也信與伸同○言

不我信友
賦也于嗟嘆辭也嗟與嗟同
活生洵信也信與伸同○言

詩全集注

至意承上章說蓋上章是述其言此是嘆其不得遂而怨之也不得活謂不得活以負其約也不得伸謂不得伸以負其信也意必死亡根無閉志說來有惟恐之意

○按春秋伐鄭書果公于首胡氏曰與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突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其君其罪已極宋殤不能言罪赴河欲定州吁而從其和謀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為也故首宋而從以諸國不諸亂臣賊子必先治其黨黨之法也

凱風 首章分上是喻母有育子之恩以起自責之端下三章是與子無報親之孝以致自責之實析言之則如疏義云一章起自責之端二章極自責之義三章四章報上無令人來蓋主于自責而有微諷之意真以感悟其親也

全破 詩人自負必喻言親恩之大而屢與子道之虧也

凱風 衛之淫風云云作此詩以風之也蓋謂親恩不可以不報而大而不報則風之為力多矣我母氏生我我子而育我之亦猶凱風之長養棘心也其劬勞也不亦甚乎夫母氏劬勞之恩如此而為子者將何以為報耶

三章 非美材室不負於風之力乎我母氏育我我子明於鞠子之方而曲及育子之道且善也奈何子雖壯大而無一令人以當乎母心則其劬勞而已其有負於母也既不既多乎

至意 此章是有謂之意其是歸善于親而歸于子也尚本器機之意以棘新之成而非美材與已之壯大而非令人也全善自通明貞淑者勿就養子說亦勿就節操止說無令人如下二章是也

至意 二句分此章以無情而有情而責其不能養母之身也并下章指本無令人說來至此方有幾諫意勞苦而曰微指其辭者微指其不安室而水嫁之事也此勞苦與上劬勞不同乃不得使游

至意 三句分此章以無知而有知而責其不能安母之心也註員轉

至意 三句分此章以無知而有知而責其不能安母之心也註員轉

至意 三句分此章以無知而有知而責其不能安母之心也註員轉

至意 三句分此章以無知而有知而責其不能安母之心也註員轉

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借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 與腰 母氏劬勞

勞 叶音僚○此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天少好貌劬勞病苦也○

衛之淫風 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我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

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新母氏

聖善我無令人 與也聖歡令善也棘可以為齋則成不於非美材故以與

寒泉在浚之下 五反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浚 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

使時至於勞苦乎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

苦為詞 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

下章 ○現與演 現與完 黃鳥載好其音有子

放此 ○現與演 現與完 黃鳥載好其音有子

七人莫慰母心 與也現晚清和圓轉之意○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

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

凱風四章章四句

至意 三句分此章以無知而有知而責其不能安母之心也註員轉

至意 三句分此章以無知而有知而責其不能安母之心也註員轉

至意 三句分此章以無知而有知而責其不能安母之心也註員轉

詩經

全破 婦人于君子之行後屢切思慕之情而真以善如之也

雄雉 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意謂往役者

其羽何舒緩而自得也而我所懷之人乃從役于外而自貽阻隔之

愛會不得以一日安其所是雄雉之不如矣使我知之何而不思耶

王意曰語自字極有味就大義上說見得忠君報國臣子所當有

及故曰取阻隔耳從役不專指軍旅凡士功營建皆是

二章 雄雉下飛下上其音何飛鳴而有適也我君子以從役之故而

自適乎 或曰隔之疎誠哉此君子其有以勞我之心也安能如雄雉之

主意旁心因上阻隔生來言不得遂望家之願也鄭云遠行犯慮

多為憂極而不自已故勞心為甚

瞻彼 瞻彼日月或明於晝或明於夜往來無停機矣我君子之從

役乃以日繼日以月繼月而無後際之期則悠悠然思之長

矣使道之或途猶可以期其歸也奈何道之云遠非可以朝夕計局

能處來以慰我修上之思哉

主意上二句感天象而思從役之久下嘆其發歸之難註止辭上

二句下二句無解有謂首句畧漸下三句一氣聯讀總是思其君

子行役之久意未穩口月迭往迭來君子往而不復來故思之

百爾 夫君子之歸固未敢必也夫遠行易以死患惟善矣斯可以

得全彼德行者持身之道亦遠處之道也百爾同役之君子

豈不知德行之美乎彼忘人之有而有有心已之无而有求心非

德行也君子若能不枝不求而全其德行則私矣乎心而不求不

夫去則今雖又涉于外而此身可全終不阻隔而我心不終勞我思

不終勞矣否則規雄雉而興嗟嗟日月而增慨主有已哉夫婦人於

君子思之深勉之正如此亦可謂賢矣

主意上二句所以知德行下是盡德行之益正見其當知如君子

重在夫而言百者聚眾而言渾厚之詞也不枝不求正其德有不

專在富貴凡功賞名利皆是何用不減則有處得全矣何用二字

須發明謂知常變順逆無不善也

匏有 首章分七喻男女當度乎禮義尚元刺意下三章皆是刺

三章言古禮不可越未章言非偶不可從要皆以不度禮義為主

耳夫人之淫亂者多不知夫禮又故先以禮以之當度者以發其

端而後刺之也

全破 詩人喻男女當度乎禮義必深刺淫亂者違之也

匏有 此刺淫奔之詩意謂男女有一定之偶而禮又失人適之

胡今人不順此而冒為彼則可用以渡水也今匏有苦來

尚未可用之時而濟有深涉渡如又方深也渡水者於此當何如哉

是必於水之深者度大深之宜以衣而渡之可也於水之淺者度大

淺之宜褰衣而渡之可也夫渡水者必度其淺深而後可渡也則男

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後可行者不猶是乎

有 夫禮以之當度如此何今人之不夫乎彼濟渡之處亦宜

○此章以物性之自如君子之不得自如蓋反與也
 ○二章即物之自適與已之勞于思也此或謂首二句與第三句以展矣
 內有不符自如意與意每上章同細如飛矣勿安徒下句從前論為安
 ○此章亦本思上來正以因求
 君于從役之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叶
 不枝與至不求何用不減賦也百爾此也賦
 言此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枝害又不貪求則何所為而不善哉憂其速行之犯
 忠其善處而得全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喻禮義甚嚴 喻當度禮義可否
 匏有苦蕒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此語同
 ○此也
 匏也匏之苦者不可食時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蕒則亦未可用之時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日涉以衣而涉日厲褰衣而涉日揭○此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此
 ○有瀦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
 同 齊盈有鸞 以 雉鳴濟盈不濡軌 此語同
 居有雉鳴求其牡 此也泚水滿貌鸞鳴雉聲
 反 軌車轍也飛曰雌雉走曰

○此章以物性之自如君子之不得自如蓋反與也
 ○二章即物之自適與已之勞于思也此或謂首二句與第三句以展矣
 內有不符自如意與意每上章同細如飛矣勿安徒下句從前論為安
 ○此章亦本思上來正以因求
 君于從役之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叶
 不枝與至不求何用不減賦也百爾此也賦
 言此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枝害又不貪求則何所為而不善哉憂其速行之犯
 忠其善處而得全也

言係

主意此章亦重在下二句總是即物理之失其常喻人道之失其常也註犯禮以相求是總承上意

雖章 夫淫亂之悖禮如此蓋觀古人之婚姻乎其納采也則奠雞

請期也則用旭日之始且蓋取其日之方升而有男女正始之道也

去是禮之行也豈急處而無漸哉士如婦妻於水泮之時則迨冰未泮

泮之先而行納采請期之禮焉若於此時而婦妻則失之驟矣古人

不為也夫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何淫人之

不為也

主意蓋古人婚姻之常禮正以刺今之不然也以禮字為主用雁

者取其和也亦其耦也旭日者取其明也亦重其始也此二禮

皆為婦妻計求之不暴即節之以禮意

招招章 蓋觀男女之有定偶乎彼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

彼不者非立異以違教也蓋舟人非我族類必待我友之招

聲血氣求而後從之也然則男女之際必待配耦而相從亦猶是也

何淫人之不知耶夫常淫風流行之際而其間猶有深詭誦音之人

信乎去有好而不為習俗所移者矣

主意即度者必從其類比婚者必待其耦也未向正其特配耦而

相從者必重此句方得刺此人之不然意夫濟渡乃一時之事且

不妄從而男女乃萬世之防胡可妄求淫亂者不然是不從我友

之招而從舟人之招矣故刺之

谷風章 首章分上論夫婦之常道以秋其棄之以下言夫婦之變

以致悲怨之情也夫畧以顏色之衰德音之善作主顏色

之衰故夫之所以見棄者言其德音之善則無可棄之善矣細分

之一章以論夫婦之道當以和以禮二章言見弃之苦而猶有

望夫之意三章言夫弃已之德而因致絕望之詞四章自述其勤

勞之旨以見無可弃之非五章則言弃已之勤勞而致怨之詞

六章則言棄已於安樂而致怨之意

全章 婦人被弃必喻違夫婦之道而詳叙其悲怨之情也

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謂夫立天之道

曰陰陽而立人之道曰夫婦始於陰陽不和則兩澤不降

故於有言之谷風而陰陽不和然後以陰以雨而天澤降矣然則

夫婦和而後家道成也何以具其怨哉夫家道以和而成如此故為夫

婦者如雷電同而不宜至於有怨以傷夫婦之和可也彼首非和

章言可食其根則有打而美惡未可其者言其根之惡而棄

其根之美乎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亦猶

是也故為婦者但德音之善終始而不違則可以及爾爾死矣尚必

計其顏色之衰而弃之哉

主意四句分上言家室之常和重和字下言已德之可取重德

字此以論夫婦之道當以和以禮二章言見弃之苦而猶有

陰而雨也夫婦和只宜渾然說不必就其相棄上見和也單勉字

要味夫婦之心雖未能以陽同亦當勉以求同意同心即是和

怒乃和之反德音說亦不外下章勸勞治家之意莫遠其前後

不肯意同死猶言惜老也此二句見得以顏色之衰而弃德音非

夫婦之道也

破 婦人被弃既喻家室和復喻已德之可取也

行道章 夫何君子竟以顏色之衰而弃德音之善故我之被弃行于

道路遲遲而不進蓋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而相持於此

也

此二句是此下句是承此意言之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勉勉同心不宜有怨

此二句是此下句是承此意言之

五 采芣同 采芣同 無以下體德音莫違

及爾同死 叶想止反○此也習習和舒也東

風謂之谷風言其善也非似草莖

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譽也○婦

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言

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

故為夫婦者當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

怨又言采芣非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

莖之美如為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

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

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

矣

此二句是此下句是承此意言之

印與昂 不叶蒲 人涉印否印須我友

也招亡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印我

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不將

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此男女必

得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此二句是此下句是承此意言之

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

軒 許王 日始旦士如婦妻迨冰未泮

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

此二句是此下句是承此意言之

此二句是此下句是承此意言之

此二句是此下句是承此意言之

此二句是此下句是承此意言之

此二句是此下句是承此意言之

此二句是此下句是承此意言之

此二句是此下句是承此意言之

無期于必成也。匍匐只是急于救難之狀，不是果然如此。救者如致舍，以周其急，供糜粥以扶其羸，類首章所謂德音三章，所謂心之可取，五章所謂我德信于此，章見之婦人備言及此，正見其可取而無可并之道也。

破 婦人與已治家之勤，因及其睦鄰之厚也。

不我童 天我之治家勤勞如此，是宜當我以終身也。今也不我能情，則亦已矣。且輕相棄絕，而反以我為仇讎，不已甚乎。所以然者，何哉。蓋人之愛憎，皆本于心。惟其心既拒，卻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質者，百貨俱陳，而不見售，耳。夫爾之待我，至於如此，則今日之情，終矣。蓋念昔者，與爾相與為生之時，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不至，爾深此所以何有。無而能勉求之也。今也家道有成，而既生既育，宜乎感念之不遑矣。乃及彼予于毒，而并之可與共，困窮而不可與共安樂，是誠何心哉。

我言 且我之所以不當棄者，言但如斯而已乎。彼我有美采，公畜今君子安於新，而爾棄我，且使我勤苦之時，至於不安。則我言，而聚之者，蓋欲以御我，月之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而爾棄我，且使我勤苦之時，至於不安。則我言，而聚之者，蓋欲以御我，月之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

我言，而聚之者，蓋欲以御我，月之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而爾棄我，且使我勤苦之時，至於不安。則我言，而聚之者，蓋欲以御我，月之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

破 婦人與夫廢已于安樂，而深致怨之之情也。二章各首二句，分上是勸君之歸，下言已之為君而見困。句道已之憂，自亦可通章都是功詞，非怨詞也。

破 婦人與夫廢已于安樂，而深致怨之之情也。二章各首二句，分上是勸君之歸，下言已之為君而見困。句道已之憂，自亦可通章都是功詞，非怨詞也。

冰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冰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勉強以求之，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不我能情，與畜反以我為讎，既阻道也。我德賈音用不售，與壽同叶。昔育恐育鞠，與市周反。昔育恐育鞠，與市周反。

阻却鞠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質者，百貨俱陳，而不見售，耳。夫爾之待我，至於如此，則今日之情，終矣。蓋念昔者，與爾相與為生之時，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不至，爾深此所以何有。無而能勉求之也。今也家道有成，而既生既育，宜乎感念之不遑矣。乃及彼予于毒，而并之可與共，困窮而不可與共安樂，是誠何心哉。

阻却鞠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質者，百貨俱陳，而不見售，耳。夫爾之待我，至於如此，則今日之情，終矣。蓋念昔者，與爾相與為生之時，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不至，爾深此所以何有。無而能勉求之也。今也家道有成，而既生既育，宜乎感念之不遑矣。乃及彼予于毒，而并之可與共，困窮而不可與共安樂，是誠何心哉。

阻却鞠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質者，百貨俱陳，而不見售，耳。夫爾之待我，至於如此，則今日之情，終矣。蓋念昔者，與爾相與為生之時，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不至，爾深此所以何有。無而能勉求之也。今也家道有成，而既生既育，宜乎感念之不遑矣。乃及彼予于毒，而并之可與共，困窮而不可與共安樂，是誠何心哉。

阻却鞠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質者，百貨俱陳，而不見售，耳。夫爾之待我，至於如此，則今日之情，終矣。蓋念昔者，與爾相與為生之時，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不至，爾深此所以何有。無而能勉求之也。今也家道有成，而既生既育，宜乎感念之不遑矣。乃及彼予于毒，而并之可與共，困窮而不可與共安樂，是誠何心哉。

阻却鞠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質者，百貨俱陳，而不見售，耳。夫爾之待我，至於如此，則今日之情，終矣。蓋念昔者，與爾相與為生之時，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不至，爾深此所以何有。無而能勉求之也。今也家道有成，而既生既育，宜乎感念之不遑矣。乃及彼予于毒，而并之可與共，困窮而不可與共安樂，是誠何心哉。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賦。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有露濡之辱而無

至意合下章式微謂衰之甚只因失國而寄于他國便是不必就
在衛之微弱說歸字就與復上說是勸其君歸國以為與起自
之而不必明說因衛不救而勸其歸也中露泥中是借來字眼以
見其无所庇覆不見拯救亦直屬于露中泥中也亦不可作喻說
未亦暗有望于衛意

三章我獨遭我秋之患而旅寓他國宗廟失守社稷立墟衰微甚矣
哀微甚矣胡乃不歸以自振其厥後之策乎且我之所以其心
隱忍而依於此者亦為君故耳使非以君之故胡為乎有泥中之
難而不見拯救哉大主憂臣辱在臣子既以效忠而光復舊物之
在吾君亦可以自奮矣胡為不歸哉

旌丘之章此詩或因次章詩中有因上章字三章有又自言字欲在
意而盡其詞然觀首章其詞緩次章其詞疾三章其詞諷四章其
詞五章其詞相承說去此依疏義說

全破黎臣怨衛之不救必以漸而盡其詞焉
首章黎之臣子又寓于衛因感時物之變乃托以而言曰大人不能
死遇變之日吾子不可无存恤之心我尚之始至于衛也焉之
始生其節猶處危而密也今觀旌丘之葛何其節之濶也時物既變
則我之在衛已久而望救之情亦切矣叔伯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
救乎此吾之所未喻也

何其章善意首句分此即時物之變也又與衛侯之救也緩只取二句
字相應云末句勿作疑問之詞只說望之之切意却有未
夫我黎不幸為秋所迫而所幸者猶有衛可依也今歷日之
何其章多而不見救則安處何其安處干彼而不來乎意者共力
不支將與他國而俱來耳不然鄰國有急宜其不遑安也胡若是之
處而歷日之多而不見救亦已久矣何其久居於彼而不來乎意者
時事相仍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不然四鄰有難宜其不容緩也胡
若是之久而

至意此章逆衛臣不救之故二何其句望之之詞也二必有句度
其故也處此又俱本上何多日句說來但處據一則言久則自寓
衛以至今日言此兩致其疑尚本有諷意

狐裘章天我之在衛日久狐裘之服且家我而樂矣客久而衛不救
豈我之車不東告於汝乎但叔伯諸臣不與我同心故告急
之師雖至而彼之安處多且猶故也豈真此國之俱來而他故之未
暇也

至意首句分是驗已寓衛之久下微示諷衛之意不與已同心
謂我有亡國之憂而彼无憫恤之意我有恢復之念而彼无拯救
之心是已觀註諷切二字極有意蓋明言其心之不同患難則雖
非有請之而已微指之矣此見叔伯之不來乃以此靡同之故耳
非真有所也也有所也

瑣章夫我黎君臣堂此播越之秋瑣細尾末勢不能以自振方不
能以自支流離至此亦可傷矣有人心者堂不惜此空措以
救一方之人也而叔伯諸臣乃棄如充耳而无聞坐視其變而不為
之恤焉何其心之忍哉夫黎之臣子堂流離患難之際而其言之有
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至意首二句分上言已寓衛之勢微下言黃衛之不救也瑣尾者
君失其舊臣失其舊勢細微而不振威靈尾末而不張也流離
者君臣失其國家而漂散旅寓于他邦也然二句意自貫言勢

道抑亦等
其後衛為
狄所滅齊
侯以音仲
之言而救
之觀衛之
德齊為最
深則齊救
之怨衛力
最切
而但反其
本責衛君
而但反其
臣助之難
切而此辭
益緩亦可
見其溫氣
敦厚之情
也

所庇覆也○舊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於衛
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
君之故則亦胡
為而辱於此哉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
躬胡為乎泥中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
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此無所考
姑從序說
旌丘之章 葉音 分何延音 旌丘之章 葉音 分何延音
重感時物之變也
過兮何多日也 興也前高後下曰旌丘延音
也叔伯衛之諸臣也○舊說
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旌
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踈闊因託以起興
曰旌丘之葛何其節之濶也衛之諸臣何其
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見下其
臣可見其優
柔而不迫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父
葉音 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也處也與與國也
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也○因上章何多
侯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
他故而不得來耳詩
之曲盡人情如此
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大夫狐裘裘蒙戎
不言不音東後而音蒙蒙音東微諷切也
客久而裘敝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
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
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
夫而譏其憤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
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
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俱是

尾兮流離之子 葉音 叔兮伯兮衰如充耳
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衰多笑貌充
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

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

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

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

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

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

之細末者以流離漂散之子也項尾總在流離上見蓋形容流離之狀也塞耳無聞不聞其流離瑣尾也勿作聲言喻說

簡兮章 上二章歷叙其所能之優末章是托言其所思之遠正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哀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辭焉流離患難之際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見矣

旌丘四章章四句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

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

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

輕世肆志之心馬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

自嘲○碩人俱俱○公庭萬舞有力如虜執

使馬則響柔如組矣○又自譽其○左手執

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

公言錫爵 賦也執籥秉翟言文舞也

貌渥厚漬也赭赤色也言其類也之充盈也

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以碩

人而得此則亦尊矣乃反以其資予之親

洽為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山有榛 隰有苓 云誰之思 西方美人彼

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濕

地黃即今其草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

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日其君也又曰西

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賢者

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

其言如此

而意遠矣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之意不可說出自嘲玩世不恭等語蓋此意即寓在自誇之中思

義思章 夫既字于義則不敢歸矣然思衛之情終不去以自已也彼
肥泉之水也我思肥泉而末忘之不忘矣酒漕衛邑也思酒
與漕而我心之悠悠矣安得謂言此將於肥泉酒漕之地以寫我永
思之下之思哉大衛女之思婦者發乎情也其卒不歸者止乎禮義
也寧以義而制情不以情而廢義衛女其美乎先王遺化之遠於是
乎不可及矣

三章 四句分上是切思衛之情下因吟其情之不得遂也肥泉酒
漕與父母兄弟意上四句思意重在不敢歸止與酒漕日不思
思是前是欲歸而思此是不得歸而思也末二句非言思意其
情之憂也則其謀不遂此心難忘而嘆其死由寫也出將是婦
寧一說既不去直抵衛都而親問兄弟之安不若至其地亦可寫
吾愛非是昆湖文最好宜玩註安得與詩抑不得字相應統言不
可乃絕意之詞

○按易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言上下皆弱於豫而彼
能以中正自守也復之六四曰中行復言與衆皆行彼去從善
之象也今衛之為俗在上有新臺鴉奔之刺在下有采芣蠨蛸之
凱而泉水婦人独法守禮而思義如此揆之 聖夫其不可不得於介
石使復之適乎傳曰丈夫失道亡在婦人視于此而無信矣夫子
存泉亦載馳于詩而于姜氏會齊侯于濊于防于穀者備紀于味
秋蓋亦後世當知所戒云

韻金 首章分上是言已仕于乱世因宗其窮困而歸之于天下
何而安之之詞也無深察只平

出首章 夫衛之賢者處亂世云云自此曰天地之氣東南為陽西北
為陰自北門則皆陽而南陰矣我之所處所事酒是馬是
以傷世道之不振慨吾道之終窮而此心之憂蓋殷焉然使歸養
之少充則猶可以自慰也今也既屢焉而無以為禮又貧焉而無以
自給其艱難可謂其美而人曾莫知我之艱而恤之者雖夏之亦無
益也吾其已焉哉蓋今日遇困之故入笑為之既出於天則莫之為
而為者亦惟順天之命而已其特謂之何哉
○王意二句分上喻所事之非而憂于已下是嘆所遭之窮而歸之
天也亂世暗君不乎然不可說出若說出則非忠厚意矣只可云
出自北門莫非幽暗之迷途不見清明之景象就在北門上出字
義發補德之見之便是終云者據皆至今而今言貧而後歸者
照財可以自給而俯仰之計窮矣若無財可以為禮而交際之情
缺此正缺養不足代耕然也其知我艱正見君上不見知而加恤
之意已焉哉謂止于此也其實乃一言難人也實天也謂之何哉
此皆自安之詞天字為之申指貧窮一處不盡此門說
○王意然我之困窮不止此也上命之事既適我矣因之政事又一切
自外乃交徧適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傷哉遇也亦已焉哉誠以我
之窮困天實為之也分定於天吾亦安之耳矣其將如之何哉
○王意夫王命之書既投擲于我矣因之政事又一切卑遺于我其勞
如此山又貧矣之甚室人至死以自安及我入自外乃交徧推
我則其困于內外極矣傷哉遇也亦已焉哉誠以我之困窮天實為
之分定于天吾亦聽之耳矣其將謂之何哉夫當困窮拂鬱之地而
無怨天尤人之詞北門之美者可謂善乎矣困矣彼其躬之困者果

○鄭氏曰
肥泉自衛
而來所漕
水故思此
而長思淚
而思之
○我思肥泉之末歎叶思
○我思肥泉之末歎叶思
○我思肥泉之末歎叶思
○我思肥泉之末歎叶思

來之車也遑疾臻至也環何古音相近通用
○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
乎疑之而不
○我思肥泉之末歎叶思
○我思肥泉之末歎叶思
○我思肥泉之末歎叶思
○我思肥泉之末歎叶思

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上思之長也
寫除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
安得出遊於彼
而寫其憂哉
泉水四章章六句 楊氏曰衛女思歸
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
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
能自克者
知所處也
出自北門 叶眉憂心殷殷終寧 叶徐莫道

我艱 叶居已焉哉 叶將下 天為之謂之有
哉 此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也憂者貧而
無以為禮也○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
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
歎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 ○王
事適我政事一埤 音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
徧適 音責叶 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
國之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適責也○
王事既適我非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
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
適我則其困 ○王事敦 叶抑我政事一埤遺
於內外極矣 ○王事敦 叶抑我政事一埤遺
於內外極矣 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推 叶我
去聲 叶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推 叶我
夷回反 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推 叶我

誰之咎哉

至德三章各四句分上言困于内外下是安之于天也内外俱困是相承意勿分對王事是天子之事如旬宣征伐聘問之事政事是本國之事如錢谷甲兵刑獄之類適者即到身上之意埋蓋猶幅縶意謂一切益之也此是勞內君所困也室人指一家父母兄弟妻子女方見交論上與下章推字稍異其意謂諸排其所為之謂權此是貧內為家所困也已焉哉承内外俱困說

北風三章

此詩三章俱一意當歸重見幾去亂一處不可泥末章註以貴賤對君亦不可依輔氏以不忘故舊之仁見幾而作

此相成辭亂之詩也蓋曰天下之治亂莫不有先見之幾而君字上處世曹亦有見幾之哲以今之特言之北風其涼氣之寒也不可勝矣而雪其寒氣之凍也不可勝矣然則國家危將至而氣象之秋後亦猶風之涼雪之寒也危則可以中矣子之於我素氣象之秋後亦猶風之涼雪之寒也危則可以中矣子之於我素此而亟去矣苟有不安知禍之不至也

莫赤匪黑

且今日之所見凡赤者皆狐也無行赤而匪狐者凡黑者皆鳥也無有黑而匪鳥者夫狐鳥乃不祥之物今國家危亂所見無非此物是將亡之一机也而顧可以不去乎乎是欲與相好之人而攜手以同車焉然去不容一少緩嗟我朋友其尚可以冀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以不速矣夫知亂之將至而欲與同友速于去如此亦可謂見幾而作矣獨惜賢者之盡去而備之終不可為也

靜女其暱

首一章是未見而望之至下二章是既見而贈之厚靜女特淫奔者相稱美之詞非真閨雅也

此淫奔期會之詩也意謂男女之際人之大欲存焉彼其情之所鍾則何如哉惟此閨雅之靜女也色則姝然之甚美矣始也與我相期而侯我於城隅誠欲一見之為快也何美人之遲暮使我詩經集註

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摧迫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

至於寔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對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

北風其涼

去聲 涼音流 惠音惠 而好去聲 我攜手音徐 既亟只音紙 且音疽

其階

音皆 兩雲其霏音非 惠而好我攜手音徐 既亟只音紙 且音疽

歸其虛其和既亟只且

比也階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

莫赤匪黑

比也赤匪黑也

手同車其虛其和既亟只且

比也狐獸名似大黃赤色鳥

靜女其暱

期會於此地也

此淫奔期會之詩也意謂男女之際人之大欲存焉彼其情之所鍾則何如哉惟此閨雅之靜女也色則姝然之甚美矣始也與我相期而侯我於城隅誠欲一見之為快也何美人之遲暮使我詩經集註

愛美而不得即見使我搔首長望欲行也而疑於來欲止也而疑於不來殆踟躕然者夫其如此情此時何哉

○歐陽氏曰古者望

搔首伸首長望之貌踟躕行不准貌恐其或至而誰決于行也

○許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歐陽氏曰古者望

○許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詩東陽曰首章城

明皇納壽王如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石宣公之子俊壽皆為所殺惠公海齊子懿為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王變起漁陽身當南蜀我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戒哉

乘舟全

首章思之而心有憂下章思之而心有疑憂之疑之皆是國人思念之情此詩已知二子之被害猶不明言者為君

謹也然江詞隱而彰矣

首章

是詩國八陽二子作也意謂天下之亦常欲下不測之中而孝乘舟以知有也則以父命為尊則以天倫為重其心長在此彼上下沈沈然從見其影之去而已矣然其行也從父者為孝愛兄者為弟孝弟之行敦于二子而吾之所願思者亦鍾于二子死生存亡之屬交戰于胷中而此心之憂累也而靡定焉言其如二子何也

王意二句分上叙二子之如齊下見其去而憂之憂者憂其將見殺也待隘意不可明說出若于願言思子句說出恐非詩人口氣且于不瑕有善句有碍玩國人本傷二子孝友而思之或歎虛也

且于不瑕有善句有碍玩國人本傷二子孝友而思之或歎虛也

且于不瑕有善句有碍玩國人本傷二子孝友而思之或歎虛也

且于不瑕有善句有碍玩國人本傷二子孝友而思之或歎虛也

且于不瑕有善句有碍玩國人本傷二子孝友而思之或歎虛也

且于不瑕有善句有碍玩國人本傷二子孝友而思之或歎虛也

且于不瑕有善句有碍玩國人本傷二子孝友而思之或歎虛也

且于不瑕有善句有碍玩國人本傷二子孝友而思之或歎虛也

且于不瑕有善句有碍玩國人本傷二子孝友而思之或歎虛也

且于不瑕有善句有碍玩國人本傷二子孝友而思之或歎虛也

且于不瑕有善句有碍玩國人本傷二子孝友而思之或歎虛也

且于不瑕有善句有碍玩國人本傷二子孝友而思之或歎虛也

且于不瑕有善句有碍玩國人本傷二子孝友而思之或歎虛也

且于不瑕有善句有碍玩國人本傷二子孝友而思之或歎虛也

且于不瑕有善句有碍玩國人本傷二子孝友而思之或歎虛也

且于不瑕有善句有碍玩國人本傷二子孝友而思之或歎虛也

且于不瑕有善句有碍玩國人本傷二子孝友而思之或歎虛也

且于不瑕有善句有碍玩國人本傷二子孝友而思之或歎虛也

且于不瑕有善句有碍玩國人本傷二子孝友而思之或歎虛也

且于不瑕有善句有碍玩國人本傷二子孝友而思之或歎虛也

且于不瑕有善句有碍玩國人本傷二子孝友而思之或歎虛也

仁宗謂聖人剛詩又存功戒不當有避可謂詩古人垂訓之意者

陳定宇曰二子之死明矣猶內疑詞而

不人言以彰君惡詩人之厚也

慶源補氏曰泉水所謂善也

所謂善也

所謂善也

所謂善也

所謂善也

所謂善也

所謂善也

所謂善也

所謂善也

所謂善也

所謂善也

所謂善也

所謂善也

所謂善也

所謂善也

所謂善也

所謂善也

所謂善也

所謂善也

所謂善也

所謂善也

所謂善也

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于詩則皆未

有考也諸篇放此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其願言思子中

心養養也二子謂俊壽也乘舟渡河如齊定之貌○舊說以為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媾伋于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于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願言思子不瑕有善

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余讀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二句

鄘一之四 說見上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音彼兩鬢實維我儀

叶牛之死矢靡他 音母也天因反只音紙不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諒人只與也中河中河也鬢髮垂貌兩鬢者翦髮夾囚于爭父母之飾親死然

借之以暗指共伯也註明髮夾內亡者頭會發蓋也髮者為偽髮
夾于內之兩傍故曰兩髦也若者子生三月剪胎髮為髻帶之
首長則加于冠事父母而以為飾不忘父母生育之恩也父死
脫左母死脫右父母死但脫此時共伯父母俱存而兩髦之飾故
以兩髦指之也笑維我父笑字重有要發一定不可改易意之死
句共妻自言雖至于死無二志也見其即之堅亦下后日不足慮
耳母也二句重恩澤上說我之正其無他心之心相應不諒只是
不信不可說壞蓋母之欲嫁共妻不過是感于愛而慮其終耳
今共妻自言意如此則母之惑可解而慮可釋矣

又觀沈彼柏舟則在彼河側而有定矣然則形然而垂之兩
心盛衰不移其德雖至于死誓無邪惡之心焉是心也使恩之淺者
子我無昧之誠况感乎其不相諒也而母之于我養育之恩如天
焉極願欲使我而有惡焉何其不諒我之心而欲奪之乎夫我心雖
不見諒于母而我之所以自諒者天地鬼神臨之在上履之在傍終
不可得而奪也其妻其賢矣哉

三章一意皆婉言以刺宣姜之惡也各章俱四句分上是
德治之謂亂也應邪也守義乃婦人之正道政志則為邪矣
有茨會
三章一意皆婉言以刺宣姜之惡也各章俱四句分上是

○按宣姜依之妻也一失身于宣姜而為新室之有泄再失身于
公子頑而為中冓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缺于前定以死所願
惜于後年以其身處汚穢而不辭則亦死後羞愧悔悟之萌矣
豈宜宣姜然哉矧姬夜半之泣書之國語承其憤憤之辭筆之班
書明皇妃子比其理之善見之詩歌皆深宮無人之語尤不暴
白于天下後世吁可畏哉

三章三章講同

○按宣姜依之妻也一失身于宣姜而為新室之有泄再失身于
公子頑而為中冓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缺于前定以死所願
惜于後年以其身處汚穢而不辭則亦死後羞愧悔悟之萌矣
豈宜宣姜然哉矧姬夜半之泣書之國語承其憤憤之辭筆之班
書明皇妃子比其理之善見之詩歌皆深宮無人之語尤不暴
白于天下後世吁可畏哉

詩經集註

之則共妻
仍在本國
當盡共伯
未成配或
然而未有

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我共妻自我也儀匹
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舊說
以為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
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
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于死誓無
他心母之于我養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
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
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沈彼柏舟在彼
河側髮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惡
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特亦匹也應邪也以
是為惡則其絕之甚矣
柏舟三章章七句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
也言之長也 興也兼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
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
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興也束束而去之也
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楊氏曰公子頑通
乎君母圍中之言
至不可讀其汗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
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密
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
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

○在傳聞
公之即位
也必齊人
使昭伯燕
于宣姜不
可諱之生
亦于戴公
文公宋桓
許穆夫人
惠公即朔
也昭伯宣
公之長庶
子飲之兄
也以下淫
上自燕

君子會

此詩是刺宣姜之惡首章是泛奉夫人德服之相稱以

章其詞疑三章其詞疑詞愈緩而意愈和若不見其所謂刺者悔

玩其詞疑其意則刺之旨愈明矣

全破 詩人詳叙夫人容服之盛而寓刺之意也

君子會 此刺宣姜之詩謂夫人有小君之貴而國之母儀係焉彼

所論也今我夫人豈其然乎彼夫人與君敬休君始與君終此終

蓋當與君子而偕老者也惟有是偕老之德故其祭服也編髮于首

而旁有衡笄之飾也笄于旁而上有六加之飾其祭服也編髮于首

且德容之著于外者雍容自得而委也他如山之安重也如河之

弘廣也又有以宜其法度之服而先所愧作焉此可見其服飾之盛

者以偕老而盛之也家服之宜者以法服而宜之也是之子位夫人

之尊不能偕老又無德容雖有副笄之飾法度之服亦未節耳其不

稱其美矣云如之何哉

王意五句以上是泛言其服之所以盛與其所以稱下因以責之

此君子五句首句提起下皆相承說去第二句言有是偕老之德

故有是服飾之盛下三句亦根德來言有是德斯有是容以稱其

服此說此三句是湖南台諸公互相發明可從蓋此詩雖為宣姜

而祭然且泛言國君之夫人當如此此詩字字未嘗不有確證

題便看宣姜說竟未受副者猶他髮假作形如于首上為祭服

之首飾笄者衡笄以玉為之即今之簪乃所丁副之而旁者而笄

之上加以六玉飾之飾必以六飾之盛也家服即副笄六如便是

或作泛言則亦在其命末二句勿露其自持語

此詩章 且自子之服言之此詩考而難盛可觀者乃祭服之覆衣

君子偕老

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

而不彰也其為訓戒深矣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音加

如山如河象服是宜 音宜

何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

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

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

有他適之志也副笄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

衡笄也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懸填

珈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為飾也委委佗

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

象服法度之服也淑善也言夫人當與君

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

重寬廣又有以宜其服象今宣姜之不善乃

如此雖有是服亦將

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此音 玼音 玼音 玼音

也豎音 豎音 豎音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也豎豎也如雲言

多而美也鬢髮也豎豎也人少髮則以鬢

盜之髮自美則不繁於鬢而用之也瑱塞耳

也象七骨也搨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且

玼音

玼音 玼音 玼音

豎音

豎音 豎音 豎音

玼音

玼音 玼音 玼音

豎音

豎音 豎音 豎音

玼音

玼音 玼音 玼音

豎音

豎音 豎音 豎音

玼音

玼音 玼音 玼音

豎音

豎音 豎音 豎音

玼音

玼音 玼音 玼音

豎音

豎音 豎音 豎音

玼音

玼音 玼音 玼音

豎音

豎音 豎音 豎音

玼音

玼音 玼音 玼音

豎音

豎音 豎音 豎音

玼音

玼音 玼音 玼音

豎音

豎音 豎音 豎音

玼音

玼音 玼音 玼音

豎音

豎音 豎音 豎音

玼音

玼音 玼音 玼音

豎音

豎音 豎音 豎音

玼音

玼音 玼音 玼音

豎音

豎音 豎音 豎音

玼音

玼音 玼音 玼音

東之規也清揚二句作三件展如一句申說變畧重在色而粘服
上菁方有斟酌不可另作色之美看人君之德言母儀之德也
○微云此詩咏婦人而但言其服飾容貌之美則其人可知此
詩人之微意也當其奉宗廟之時其黃飾之有別也其身章之有
翟也夏非不盛也而不知宣姜之行果能視先君而无愧者乎當
其見賓客之時其礼服之有廢也其衣之有飾也又非不盛也
而不知宣姜之行果能視賓客而无愧否乎夫入而奉宗廟出而
見賓客非不尊且敬也而有醜面目曾无羞觀悔悟之萌則其人
心亡而天理滅矣能无夷狄之禍乎

桑中會
各章在四句分上見托言采物而異其所思之人下詳其
期會送迎之情也以思字貫

全破
潘齊者歷叙微欲之情而俗之不美見矣
衛俗淫亂云云故此人自叙其情若曰男女之欲人所同
則愛桑中者淫之類矣非為采唐而行也心有所思故也而果
云誰之思哉乃貴族之美孟姜夫是孟姜也固吾情之所素鍾而彼
亦恋於我者其期我也在於桑中而絃之往也與諸所願也但見
其仰於桑中而避之遇未足以展其無窮之懷也于是復送我
乎淇水之上矣其相與纏綿有如此者豈有周旋而不忍舍者矣夫
淫亂之私肆行無忌即世族在位者且然此人心之所以斷喪而衛
之卒淪于夷也
主意采唐等項亦是欲隨幽遠之地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言
之也孟姜庸大率言貴族以誦文之美未必真有此三姓之女
也桑中之地乃其所期未到桑中則于上宮要之既到桑中則于
淇上送之皆其情之厚也世俗如此豈非宣姜所貽哉

依單末章講詞
○按史記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為之至晉
命涓為平公奏之師涓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
水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也師延紂樂師紂嘗使師延作靡
之樂

葛上上相
朝服即展
衣也
○華谷
氏曰此詩
唯沐夫人
服飾之盛
不及於亂
之事但中
間有子之
不淑一語
而刺之
意自見

衣者以禮見於君及見賓客之服也蒙覆也
網締締之感也者當暑之服也緹裋束縛意
以展衣裳締俗而為之緹裋所以自斂飭也
或曰蒙謂加締俗於襲衣之上所謂表而出
之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顏額角豐滿
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
君之德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

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
不淑云如之何貴之也二章之

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
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和之媛也惜
之也薛益婉
而意益深矣

爰采唐矣沫音之鄉矣云誰之思姜孟

期我乎桑中
良反
要音我乎上宮
叶居
王反
此

乎淇之上
叶辰
矣
賦也唐蒙采也一名瓦絲
沫音也書所謂妹邦者

也孟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
又沫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也○衛俗淫
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
於沫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爰采麥
力反
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

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

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弋春秋或
作奴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

鴉之全

此詩二章俱以人不如物起興首章刺子頑之不善二章刺宣姜之不善蓋托為惠公之言以刺之也

至破

詩人而與人之不如物所以深刺賈倫之惡也

鴉之章

鴉者欲也及是則無良矣吾故有感焉彼物各有偶未嘗相亂然若有常匹行則相隨皆不見其或亂矣夫鴉一物之微猶有定偶如此今此人也亂夫婦之大倫雖上蒸而不忌喻母子之大分緣縱欲而不耻無良其矣是鴉之不如也而我乃以為兄何哉不可以為兄而以為兄則貽我之羞矣何其無羞惡之心也吁詩人所刺之者亦至矣

○孔氏曰鴉則鴉相隨奔奔然鴉則鴉自相隨鴉有常匹不亂其類公宣姜為匹類為子而與鴉之不如也為兄而以為兄則貽我之羞矣

五章講同

○按鄭伯賦孟子垂隴七子賦詩以寵武也而伯有賦鴉之奔奔趙孟曰外第之言不論國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不得聞也

○按鄭伯賦此以享趙武而趙武以伯有將為戮夫伯有從言之耳其效如是其烈也况于躬自彌之而免于城亡者乎然則聖人存而不削者何緣國人之情著宣姜之惡而見衛為狄所滅之由以為後世永鑒也

定之全

首章正其美賢君營建之不善下是舉其始終而詳言之

定之章

○安城劉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

○按鄭伯賦孟子垂隴七子賦詩以寵武也而伯有賦鴉之奔奔趙孟曰外第之言不論國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不得聞也

詩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矣

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按桑間即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鴉音之奔奔鴉之疆疆音人之無良我以為

兄叶盧王反○興也鴉鴉屬奔奔疆疆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

○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鴉鴉之不若

而我反以○鴉之疆疆鴉之奔奔叶通人之為兄何哉

無良我以為君 興也人謂宣姜君小人也

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惡不可勝道

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借老足也切言之者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蓋天埋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揚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為狄所滅之國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

之旨矣

定音訂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

樹之榛栗椅音桐梓漆爰伐琴瑟

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而楚室於是乎作矣且於草
木之始預為久遠之備樹之榛栗為椅桐梓漆為楹栗者特使
君居必南
面故亥月
昏時見
星當南方
之午位正
中因記此
星為每歲
營作之候
何如哉

【星圖四句分上言慎于營建之務下言慎於禮樂之圖重營建上
不可與禮相並者蓋因營建而禮相也百四句雖有天時地勢意
然順天時以審地勢乃一時事當事說下去二作字俱以制始言
之宮與室只是一般故注以為協韻耳不可把換日又為楚宮以
後事也後日用字則在其間則則日出于東景影倒于西景
則日入于西景影倒于東以繩正之而南北之方則定矣夫午則日
行正而影倒于北以繩正之而南北之方則定矣夫午則日
其傾心樂之用見文公得正國之本也楚是營建之務無一事之
不慎重

刊彼重 天我公營建如此而未徒之先意句以為之哉升彼故城以
堂者恐大
坳在此雖
元向而在
彼則缺畧
惟兩望之
則彼此皆
完固矣景
山又景京
者恐方面
在此雖正
當而在彼
或傾側惟
兩望之則
彼此皆正
當矣

○劉氏曰
楚室又望
堂者恐大
坳在此雖
元向而在
彼則缺畧
惟兩望之
則彼此皆
完固矣景
山又景京
者恐方面
在此雖正
當而在彼
或傾側惟
兩望之則
彼此皆正
當矣

○朱子曰
古人戴星
而出戴星
而入必是
身勞勞苦
方能率得
人
○按春秋
文公之在
衛也於春
德而伐北
喪於加乘
同姓之親
而成其國
楚下伐宋
而不能痛
天王居郊
而不能救
母乃鑿淵

○朱子曰
古人戴星
而出戴星
而入必是
身勞勞苦
方能率得
人
○按春秋
文公之在
衛也於春
德而伐北
喪於加乘
同姓之親
而成其國
楚下伐宋
而不能痛
天王居郊
而不能救
母乃鑿淵

○朱子曰
古人戴星
而出戴星
而入必是
身勞勞苦
方能率得
人
○按春秋
文公之在
衛也於春
德而伐北
喪於加乘
同姓之親
而成其國
楚下伐宋
而不能痛
天王居郊
而不能救
母乃鑿淵

室是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
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楚丘之宮
也揆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之
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楚
室猶楚宮互文以協韻耳榛栗二木其實榛
小栗大皆可供籩實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
梓揪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者漆木有液黏黑
可飾器物四木皆琴瑟之材也爰於也○衛
為狄所城文公徙居楚丘營丘宮室國人悅
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
十年之後其不求 此本其於在作室之先言上句是
近功凡此類也 ○升彼虛 起呂反 矣以望

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叶居 良反 降觀于桑下
云其吉終焉允臧 賦也虛故城也楚楚丘也
以正方面也與既景廼岡之景同或曰景山
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也

之以察其土宜也允信誠善也○此章本其
始之望景觀下而言以至於終而求獲其善
也此章與上章開看勿以首章為之誤

○靈雨既零命彼倌倌 人星言夙駕說音
于桑田 叶徒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叶一來音
牝三千 叶倉新反○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
塞淵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駮○言方春時
雨既降而農祭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
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然非獨北人所以
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
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眾矣蓋人操心
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成其致此富庶
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駮牝
之眾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
可知矣此章又

○朱子曰
古人戴星
而出戴星
而入必是
身勞勞苦
方能率得
人
○按春秋
文公之在
衛也於春
德而伐北
喪於加乘
同姓之親
而成其國
楚下伐宋
而不能痛
天王居郊
而不能救
母乃鑿淵

○朱子曰
古人戴星
而出戴星
而入必是
身勞勞苦
方能率得
人
○按春秋
文公之在
衛也於春
德而伐北
喪於加乘
同姓之親
而成其國
楚下伐宋
而不能痛
天王居郊
而不能救
母乃鑿淵

○朱子曰
古人戴星
而出戴星
而入必是
身勞勞苦
方能率得
人
○按春秋
文公之在
衛也於春
德而伐北
喪於加乘
同姓之親
而成其國
楚下伐宋
而不能痛
天王居郊
而不能救
母乃鑿淵

相鼠全章

此詩刺無禮也。是泛說不必直指在位三章一意。言及

相鼠三章

此刺無禮也。蓋曰威儀乃德之符亦所以定命者也。人

反以衛身况人為物之最靈者也可无儀而可象哉。而无儀則成

三章同

子章

此詩重在見賓上三章一意无淺深車馬旌旗乃大夫本

子章

始也。夫何幸而見我大夫乎。彼以千旄而建之車後出大夫之

子章

然有旌必有旌建子子之千旄在彼浚邑之城其維乎旌也

子章

然有旌必有旌建子子之千旄在彼浚邑之城其維乎旌也

子章

然有旌必有旌建子子之千旄在彼浚邑之城其維乎旌也

子章

然有旌必有旌建子子之千旄在彼浚邑之城其維乎旌也

子章

然有旌必有旌建子子之千旄在彼浚邑之城其維乎旌也

子章

然有旌必有旌建子子之千旄在彼浚邑之城其維乎旌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相鼠有皮何反人而無儀何反人而無儀

不死何為叶吾何反。興也。相視也。鼠蟲之

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為哉

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羽已反又音始

也。興也。止容止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此章精神全在拆節下資。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異此之

之貌千旄以旄牛尾注於旌干之首而建之

車後也。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蓋

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四之兩服兩驂凡四

馬以載之也。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異與

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

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異之而答其禮

意之。勤乎。子子千旄在浚之都素絲組音

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異與。賦也。旌州里

旗也。上設旌旄其下擊旂旂下屬絳皆畫

鳥隼也。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

子子千旄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六之彼

姝者子何以告。賦也。析羽為旌。千旄蓋

蓋燭暗而又簡救之如下誰因誰極之類故云宗國滅亡在理亦不當學湯
當言當救故曰有道末二句是責人之詞辨狂有兩意其言其少
不更事不去察識人情也往則率意妄言而不暇察乎人情矣
中守禮數句東急宜用出或云善懷就指上憂思鬱結說細而
如此則與下面許人之尤自不相通實矣斷就本說看為是

我行其野其麥不稂不莠而返國也行於郊野之中而涉芄芄之麥
邦藉其土地甲兵之力以商為以復之卒廢得以收戶漕之民而後
康叔之舊也夫有所控者必知其人之可因與國之可至而後可以
有濟不知誰為仗義之人誰為睦隣之國而因其久以至其國乎控
告之難蓋如此矣夫我之力既不去救資於人又无其机則我心之
可自盡者特一歸言耳今尔峻涉之大夫許國之君子无以我之痛
信為不滅不加而尤之也虽尔所以如此百方或遣使以往信乎
侯或致使以告援乎大邦固君以慰我之心也夫終不知使我得以
痛信於衛侯而自盡其心之為愈也今固使我不得痛信或亦安去
以為情耶時女之欲歸而各守許人者發乎情也也幸而不歸而
不敢違乎許人者止乎禮義也發乎情止乎禮義可以明其心也
至何國乎誰字有不敢謂其必有不敢信其必無意大夫
君子不必拘有位無位尤指特札犯義上求稱且往是根結此

至何國乎誰字有不敢謂其必有不敢信其必無意大夫
君子不必拘有位無位尤指特札犯義上求稱且往是根結此

至何國乎誰字有不敢謂其必有不敢信其必無意大夫
君子不必拘有位無位尤指特札犯義上求稱且往是根結此

至何國乎誰字有不敢謂其必有不敢信其必無意大夫
君子不必拘有位無位尤指特札犯義上求稱且往是根結此

至何國乎誰字有不敢謂其必有不敢信其必無意大夫
君子不必拘有位無位尤指特札犯義上求稱且往是根結此

至何國乎誰字有不敢謂其必有不敢信其必無意大夫
君子不必拘有位無位尤指特札犯義上求稱且往是根結此

至何國乎誰字有不敢謂其必有不敢信其必無意大夫
君子不必拘有位無位尤指特札犯義上求稱且往是根結此

至何國乎誰字有不敢謂其必有不敢信其必無意大夫
君子不必拘有位無位尤指特札犯義上求稱且往是根結此

至何國乎誰字有不敢謂其必有不敢信其必無意大夫
君子不必拘有位無位尤指特札犯義上求稱且往是根結此

至何國乎誰字有不敢謂其必有不敢信其必無意大夫
君子不必拘有位無位尤指特札犯義上求稱且往是根結此

至何國乎誰字有不敢謂其必有不敢信其必無意大夫
君子不必拘有位無位尤指特札犯義上求稱且往是根結此

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
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
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
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
亦豈真以爲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
穉且狂哉 此言以道之量不重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其百爾所思 賦也芄芄麥
不如我所之 賦也芄芄麥
而告之也因知因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
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
言歸途在野而涉芄芄之麥又自傷許國之
小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邪而
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
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
使我得有盡其

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
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
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
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
亦豈真以爲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
穉且狂哉 此言以道之量不重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其百爾所思 賦也芄芄麥
不如我所之 賦也芄芄麥
而告之也因知因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
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
言歸途在野而涉芄芄之麥又自傷許國之
小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邪而
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
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
使我得有盡其

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
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
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
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
亦豈真以爲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
穉且狂哉 此言以道之量不重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其百爾所思 賦也芄芄麥
不如我所之 賦也芄芄麥
而告之也因知因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
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
言歸途在野而涉芄芄之麥又自傷許國之
小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邪而
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
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
使我得有盡其

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
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
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
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
亦豈真以爲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
穉且狂哉 此言以道之量不重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其百爾所思 賦也芄芄麥
不如我所之 賦也芄芄麥
而告之也因知因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
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
言歸途在野而涉芄芄之麥又自傷許國之
小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邪而
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
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
使我得有盡其

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
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
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
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
亦豈真以爲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
穉且狂哉 此言以道之量不重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其百爾所思 賦也芄芄麥
不如我所之 賦也芄芄麥
而告之也因知因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
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
言歸途在野而涉芄芄之麥又自傷許國之
小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邪而
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
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
使我得有盡其

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
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
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
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
亦豈真以爲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
穉且狂哉 此言以道之量不重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其百爾所思 賦也芄芄麥
不如我所之 賦也芄芄麥
而告之也因知因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
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
言歸途在野而涉芄芄之麥又自傷許國之
小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邪而
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
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
使我得有盡其

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
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
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
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
亦豈真以爲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
穉且狂哉 此言以道之量不重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其百爾所思 賦也芄芄麥
不如我所之 賦也芄芄麥
而告之也因知因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
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
言歸途在野而涉芄芄之麥又自傷許國之
小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邪而
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
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
使我得有盡其

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
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
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
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
亦豈真以爲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
穉且狂哉 此言以道之量不重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其百爾所思 賦也芄芄麥
不如我所之 賦也芄芄麥
而告之也因知因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
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
言歸途在野而涉芄芄之麥又自傷許國之
小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邪而
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
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
使我得有盡其

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
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
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
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
亦豈真以爲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
穉且狂哉 此言以道之量不重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其百爾所思 賦也芄芄麥
不如我所之 賦也芄芄麥
而告之也因知因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
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
言歸途在野而涉芄芄之麥又自傷許國之
小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邪而
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
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
使我得有盡其

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
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
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
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
亦豈真以爲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
穉且狂哉 此言以道之量不重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其百爾所思 賦也芄芄麥
不如我所之 賦也芄芄麥
而告之也因知因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
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
言歸途在野而涉芄芄之麥又自傷許國之
小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邪而
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
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
使我得有盡其

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
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
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
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
亦豈真以爲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
穉且狂哉 此言以道之量不重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其百爾所思 賦也芄芄麥
不如我所之 賦也芄芄麥
而告之也因知因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
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
言歸途在野而涉芄芄之麥又自傷許國之
小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邪而
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
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
使我得有盡其

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
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
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
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
亦豈真以爲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
穉且狂哉 此言以道之量不重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其百爾所思 賦也芄芄麥
不如我所之 賦也芄芄麥
而告之也因知因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
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
言歸途在野而涉芄芄之麥又自傷許國之
小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邪而
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
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
使我得有盡其

淇澳全首

此詩三平君雖有進德尊嚴成就之別太无淺深及漸進
之意是美其德而托以味歌之也與黃卷至五句止
末四句各承本章上文說去折言之首章與其德之進盛而德容
有以感乎人二章與其德之尊嚴而德容有以感乎人三章與其
德之成就而動容有以中乎礼此詩南台看極精謂末章言德
之成其實首章琢磨之後二章充耳會弁之稱即是此德非到此
方成也但至此方說出耳說者多謂上二章猶有主敬上去至末
章則於特畫浪而出下自有以漸而成之意不知盛德容貌高
敬而散則為瑟憫赫喧喧當和而和則為寬綽誠謙立有到那寬綽
誠謙便不瑟憫赫喧喧乎詩人之意本自互見此等意不可不察
全破 詩人美夫侯之德必屢托與以咏歌之也

瞻彼淇

是詩美武公之德而作也蓋曰夫人之進德也必有依為之
極功而其盛德也亦必有自去之效驗瞻彼淇澳綠竹生焉
始則倚倚太柔弱而美盛矣况我有斐之君子其德之進修也何如
哉彼斐斐先於自明以善之粗明而處止者精未至也則請謂討論
而致審於成否之間者已精而益求其精有知治骨角者既切而復
磋焉斐斐斐斐之問者已粗克而遂安者未至也則省察克治
而致謹於動靜之際者已密而益求其密有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

衛一之五

音與綠竹倚倚音醫叶有匪君子
於何反 句盛德之容也
屬知斐斐事 屬行其修事
如切如磋 屬行其修事
如琢如磨 屬行其修事

載馳四章

春秋傳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章
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曰
二章三章以爲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
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
誰極之意與蘇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
王制礼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
國戚君死不得往赴
焉義重於亡故也

鄘國十篇

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音與綠竹倚倚音醫叶有匪君子
於何反 句盛德之容也
屬知斐斐事 屬行其修事
如切如磋 屬行其修事
如琢如磨 屬行其修事

瞻彼淇

是詩美武公之德而作也蓋曰夫人之進德也必有依為之
極功而其盛德也亦必有自去之效驗瞻彼淇澳綠竹生焉
始則倚倚太柔弱而美盛矣况我有斐之君子其德之進修也何如
哉彼斐斐先於自明以善之粗明而處止者精未至也則請謂討論
而致審於成否之間者已精而益求其精有知治骨角者既切而復
磋焉斐斐斐斐之問者已粗克而遂安者未至也則省察克治
而致謹於動靜之際者已密而益求其密有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

淇澳全首

此詩三平君雖有進德尊嚴成就之別太无淺深及漸進
之意是美其德而托以味歌之也與黃卷至五句止
末四句各承本章上文說去折言之首章與其德之進盛而德容
有以感乎人二章與其德之尊嚴而德容有以感乎人三章與其
德之成就而動容有以中乎礼此詩南台看極精謂末章言德
之成其實首章琢磨之後二章充耳會弁之稱即是此德非到此
方成也但至此方說出耳說者多謂上二章猶有主敬上去至末
章則於特畫浪而出下自有以漸而成之意不知盛德容貌高
敬而散則為瑟憫赫喧喧當和而和則為寬綽誠謙立有到那寬綽
誠謙便不瑟憫赫喧喧乎詩人之意本自互見此等意不可不察
全破 詩人美夫侯之德必屢托與以咏歌之也

瞻彼淇

是詩美武公之德而作也蓋曰夫人之進德也必有依為之
極功而其盛德也亦必有自去之效驗瞻彼淇澳綠竹生焉
始則倚倚太柔弱而美盛矣况我有斐之君子其德之進修也何如
哉彼斐斐先於自明以善之粗明而處止者精未至也則請謂討論
而致審於成否之間者已精而益求其精有知治骨角者既切而復
磋焉斐斐斐斐之問者已粗克而遂安者未至也則省察克治
而致謹於動靜之際者已密而益求其密有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

音與綠竹倚倚音醫叶有匪君子
於何反 句盛德之容也
屬知斐斐事 屬行其修事
如切如磋 屬行其修事
如琢如磨 屬行其修事

磨焉德之脩飾有進无已如此由是美在其中光輝自著去矜莊
而无暴慢之非個去威嚴而无怠惰之失嗟乎其宣著一煥去君子
之光也赫乎其盛大一顯去大人之度也嗟乎君子有此盛德則兩
以感民者深矣民之感之何去忘之也哉

主意五句分上與其進德之功下及其盛德之感也綠竹始生之
美盛有進益之意故以為與此詩自武公做成君子之後而替美
之故曰有斐君子但其初有工夫故從切瑳琢磨說如字宜
以正意講在前面切瑳琢磨義理一一看得分曉確是又去研窮
義理到那融會貫通地位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琢謂克去人欲
渴絕禁止磨是又去磨礪砥礪到那私欲淨徹万理明盡地位蓋
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二句總是有進无已之意進德之功也此
雖是上夫其美德于此成矣故此二句當就德說瑟爾赫爾是成
德之驗皆就著下外者言之瑟矜莊是正容謹口個是威嚴可畏
可象赫是氣象充盛揚於四肢也嗟乎美華芬越粹太盛去也此
二句總是盛德之容振上切瑳琢磨來瑟爾與大者不同大者自
存于中言此就著于外言末二句言其感人之深只承瑟爾二句
說不必總承有斐君子与上一般只是換成德而嘆美之不必拘
瑟爾赫爾為斐也終不可諼猶云到底不忘之謂不蕪後世看蓋
是詩之作武公尚存故也不可諼者莫與好德自不去志乃理之
必大非不不忘之意

○會結
也皮并終
小結于焉
結謂之來
天子玉用
五采紫錦
十二武公
諸侯用

○重較是
卿士之車
鳴當清祭
其從容安
歸比他車
不同較與
軾皆車上
橫木而較
在軾之上
若平常无
事而立則
愚較若此
為較則俯
憑較註兩
倚上出軾
者謂車而
傍也依較

○瞻彼淇澳綠竹如簣則比密而盛之至矣况我有匪君子其德
之成就又何如哉彼天下之言精純者至金錫止矣公則陶鎔
久而性直之內湛者聖然其不離有如金如錫焉天下之言溫潤者
至圭璧止矣公則砥礪至而德性之渾成者粹然其無瑕有如圭如
璧焉德既成於成容自中乎禮富矣勉之少舒嘗示人以寬綽矣
但見容止舒泰而從容不迫嚴然在重較之上一寬廣而自如也當
夫莊厲之少弛營與人以戲譎矣但見平易近人而和流無有滯
履之行一和易而中節也九若此者何莫而非金錫圭璧之揚其休
哉至是則切瑳琢磨之功盡融其迹而瑟爾赫爾之容悉妙於化矣
有斐君子所以係人心於不忘者固其宜也吾人得於觀感之餘烏
容已于吟美也耶

○重較是
卿士之車
鳴當清祭
其從容安
歸比他車
不同較與
軾皆車上
橫木而較
在軾之上
若平常无
事而立則
愚較若此
為較則俯
憑較註兩
倚上出軾
者謂車而
傍也依較

况晚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音宣叶兮與也
名與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淇世猶然所謂
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
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治骨
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鑢錫治玉石者
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脩飾
有進而無已也瑟矜莊貌個威嚴貌嗟乎著
貌諼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
生之美盛與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大學傳
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
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
○瞻彼淇澳綠竹
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會會音并如星
本音聲
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也○瞻彼淇澳綠竹如簣音責有匪君子
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音寬兮綽兮猗兮重音較
音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與也兮與也兮與也
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
之溫潤寬宏裕也綽寬大也猗歎辭也重較
卿士之車也較兩軾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
善戲謔不為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以
竹之至盛與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寬廣而
自如和易而中節也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
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
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

詩經集注

生質意似自泯消融私欲盡處說則如金錫自矜持盡泯渾
然天成處則如圭璧是鍛鍊之精純固自人力得之而生質之溫
潤亦由工夫熟後有以復其本軀之自然也落下四句文意亦自
相闕不可因註又言字分作二項蓋至于金錫圭璧已到純粹地
位故其質純誠誠動則弗賦其非其德之極盛著于外者然也寬
綽中已含自如意故即重較以嘆之其容貌從容自如死在重
較無事之規模也非即在重較之上然也誠誠只是舒氣解顏笑
吾可親之則故曰和易不可相淺者傷者傷之名不為不為不
至于在情而凌物也止誠之善外故曰有口如誠侮謔浪則為
厚而無口矣善戲謔已含不為厚意下句特足上意非兩層也凡
此皆金錫圭璧流出來故動容曲中如此
○武公之德之盛固本于功砥礪磨之功去其虛瀾自防眉蹙
悔過而微發尋因誦史于曠則固通隱微合人已无所往而不
其心矣其謂之譽聖也亦宜惜其和而不收格心之功去
亦非其力之所去也

考槃全句 此詩通作詩人美夫者之詞各首二句言隱居而樂下皆
為也三章其頌足若將終身也三章其樂深不求人知也然其見
其所樂之真耳

全破 詩人歷叙夫者有可樂而因表其樂之真也
詩人美夫者隱居而作意謂人情染於世味故每每自失其
真惟心有真樂者則无入而不自得也惟此頌人成隱居之
室以澗谷之間窮陋其美以頌人而處此則浩乎與天地同游悠
遊造化之適而寬廣自如象元成之意也且樂也且但勉強于一

久而不忘此樂矣其自得為何如耶
○朱子曰
隱之象曰
肥暇无不
利肥者寬
裕自得之
意即覺忘
之謂樂也
明公案
若而流
時矯首而
瞻視
琴瑟以入
琴瑟以入
琴瑟以入

考槃 在阿頌亦在阿頌次悠然而寬廣自如焉且其心久而不變雖
獨寐寤言猶自誓曰吾之樂足於已而无待於外吾身所願
論於此矣

末章 阿之上有所隱處之室於山陸之間似无可樂矣頌人則身
在陸樂亦在陸盤桓不行若不忍舍吾且其心久而不移雖
獨寐寤言猶自誓曰吾之樂足於已而无待於外吾身所願
論於此矣

三章 三章一意无淺深淵阿陸只是一處頌人寬廣帶言頌人
之人其心寬廣也寬則軸就心上說非樂考槃觀其先感
之意可見寬廣是心胸開廓齊得失意窮通紛爭利害不足以
累其心者猶寐可正驗其本心之真處也字可玩蓋人所不知已
所獨言者有不堪則真情必露於幽獨猶太自執言不忘其樂可見
天地之未久且是幽人一寐寐寐弗諉者常記憶在心不肯一時
忘却也弗過言所願止於此更不乎此也亦无某乎外意弗告
者自得之樂言所自諭只是欲存之心而不以告人也若告人則
淺矣非樂之深也

碩人全句 首二章據今日既嫁而言末二章追前日始嫁而言然只
族類之貴章言容貌之美三章言其始時親厚之情末章言其
始時礼仪之盛此皆指人所易見者刺平公之昏惑而不知耳非
詩聖言也

非致敬之
時此可以
狀其自如
氣象故以
言之耳
○樂記曰
鄭衛好淫
淫聲亂節
使數煩志
今衛有淇
澳柳有淇
裝眼曰淇
志煩志可
平

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禮曰張而不馳
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
弛文武之道
也此之謂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按國語武公九年九十
目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
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
遂作懲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物遊亦
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
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
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為美武公而
今從

考槃在澗 賢反頌人之寬
權反獨寐寤言永
矢弗諉 音喧○賦也考成也盤盤桓之意言
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考也盤也

考槃在阿 頌人之適
獨寐寤
言永矢弗過 音戈○賦也曲陵曰阿廷義未
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末矢弗
過自誓所願不踰於
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考槃在陸頌人之軸
音谷○賦也高子曰陸
獨寐寤言永矢弗告
音谷○賦也高子曰陸
軸盤桓不行之意寤言
已覺而猶卧也弗告
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頌人其頌 音祈衣聲錦聚音衣齊侯之子衛侯

○朱子曰
隱之象曰
肥暇无不
利肥者寬
裕自得之
意即覺忘
之謂樂也
明公案
若而流
時矯首而
瞻視
琴瑟以入
琴瑟以入
琴瑟以入

公昏惑意只于言外見之

全破 詩人歷叙夫人无一而不可親以見其昏之昏惑也

碩章 雖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此詩曰天下之所宜親厚者莫如夫婦

今言其父之貴則君侯也彼則以齊侯之子而為衛侯之妻則國統

世不貴相敵矣然常人父之貴者而己之自出未必貴也則東宮為

之兄彼為之妹初非庶孽者比而所生亦貴矣節人夫之貴者而姊

妹之未未必貴也彼則為邢侯之姨譚公維彼之私則皆聯于諸侯

而姊妹之夫亦貴矣夫以族類之貴如此而猶不見親厚于君亦豈

何也

重意三句分七指其容服之美下極稱其族類之貴上二句亦

輕頌一願請以容服對看族類之貴不重在齊侯衛侯東宮而

侯謂公刑侯之貴上只是即此以見齊美之貴也下句作夫之貴對看

重父之貴上言以侯配侯其貴相敵也或以下句作夫之貴對看

成死謂東宮之妹見同出于夫人所生之貴也刑侯二句互見

親屬貴也末總舉不見親厚意

手如 然族類貴矣使容貌有未美則君之不見親厚或一說也今

自有其容貌言之手之柔而白也始生之眉眉之潤而白

也其額廣而方正也則如螭之首其眉細而長也則如蛾之眉之

且巧笑倩兮而口輔之美好美目盼兮而黑白之分明容貌之美如

此而猶不見親厚亦獨何哉

美目盼兮而黑白分明也

碩章 天族類貴矣容貌美矣而徒不見親厚意者自昔而已也耶

自夫人之始嫁來時言之此碩人故然而長自來嫁止

于近郊之地言其馬則四牡有驕而朱轡之飾儼然而盛其何美也

詩人叙夫人始嫁之事而及國人樂得之情焉

私皆親也 而不得出 挾夫之分 齊貴則有 齊以至邪 謹言貴也 而不得出 皆衛之強

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賦也碩 人指莊

姜也願長貌錦文衣也褻禕也錦衣而加褻 焉為其文之太著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

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 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

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 言之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

之○莊姜事見卿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 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即謂此詩而

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正嫡 ○ 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數莊公之昏惑也

手如柔荑 膚如凝脂 領如蝤蛴 齒如 犀 互犀 螭 首蛾眉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賦也等之始生曰黃言柔而白也凝指脂 與而嫩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蛴木蟲之

白而長者蝤蛴蠟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 整齊也螭如蠟而小其額廣而方正也螭

也其眉細而長曲清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 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碩人 勅教 說音 稅于 豐郊 音 四牡有驕

音曉叶 朱幃 鑣鑣 音 標 翟 音 弗以朝 音 潮叶 大

音高 夫風 退無使君勞 賦也放教長貌說舍也農 如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

驕壯貌憤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 經之也鑣鑣盛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

車第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風早也玉藻 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

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言莊姜有 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

朝國人樂得以為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 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

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

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

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

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

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

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

之札諸借老之願意此可見私奔無耻之狀
○未氏曰龜威久則靈若星百年一本百靈亦物之靈者卜筮
問鬼神以筮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此卜法明火蘇業灼
龜為兆筮法以四十九著分卦撰初九十八變而成卦

桑之章

夫始之相約如此由今思之能无悔恨矣乎彼蔡之未落其
華則沃若而潤澤矣我亦以女而容色之光麗何以異於是
哉彼蔡色雖美亦不可恃此而縱欲也吁嗟鳩鳴兮食桑其甚鳩食
甚多則致醉嗚呼嗟女兮无士耽蓋女与士耽則失身矣所以然
哉蓋士有百行功過可以相掩雖有耽樂之非則已或可以改過人
或可以見容徒可說而解之也若女予惟以自信為節夫其身則
餘先足也說有耽樂之非則身无可贖人無可知不可說也夫女非
士之比如此所以不可与士耽也不可耽而耽之謂乎免于今之
悔矣
大意首二句比色盛之時中四句與戒已不可縱欲未四句推不
可与士耽之意總看只是自悔色盛之時不可以縱乎欲也士之
耽二句與全章文體二句註婦人被棄至末是朱子斷意
夫始与士耽固可悔恨矣而今日之見棄其故果要在哉彼
蔡之落矣則其棄皆情而情落焉非復向之沃若也我之容
色則雖若昔者与尔之賄而往也值尔之貧而三歲食貧猶棘之
實矣

淇水之章

淇水之章其意甚矣夫今我渡淇而歸也淇水湯上而漸車寒
當不失其
下堂之後求无入廟之期矣夫此豈我之過哉誠以女也約誓之
盟三歎于其佳情愛之而不變于其初固无有差爽矣但士也始合
而終離昔厚而今薄其棄則約而試其行焉夫為士者乎一德以相
弃也何乃及廢其信而莫測其所以止矣然而色盛則愛之終而色衰
則我亦昔一心也今又一心也而二三其德遂至如此乎則今日
之棄我其過蓋有所歸矣
大意三句分上喻已也長而見棄下是叙始終之因而致致怨行
夫也自我爾二句始時之困也淇水二句終時之困也三歲者
乃言其在夫家有勞之歲凡非謂夫婦三歲即見棄也觀後章者
使我怨可見矣不夾只是約誓先失情愛无非就節言也二其
行者始終相背之音末二句南台云只承士二其行一上說下三
其德亦士二其行之意或云是抑言二行之意蓋士心縱肆死性
其德无常不專一此所以二其行也似未受二三其德在色衰
愛弛上見色之盛也士耽而女亦与之俱耽色之衰也女猶不與
而士已二三其行矣其甚哉以色事人之不終也
三歲章 爾之貧也人心竭力而不敢以室家之務為勞風焉而
夜焉而寐蓋无有朝口之暇矣其勞如此宜乎夫之恤我也夫何謀
約之言既遂乃遽以暴戾之威加我而棄我以歸亦何心哉使歸
而兄弟見恤亦可以耐也孰知兄弟不知其為夫之計但欲其
笑而已夫既見棄於夫而不恤於兄弟則我之窮困甚矣由是靜
言田疇是誠我之失于始者有以致之惟躬自痛悼而已矣何必怨
夫之棄与兄弟之不理也哉

此四句既因其既見而言
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遷賦也
垣墻也復閱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
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著曰筮體此卦之體也
賄財遷徙也○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墻垣
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下筮所得卦兆
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則以爾之
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遷也 ○桑之未落
其葉沃若于 音吁 嗟鳩鳴兮無食桑甚 音甚叶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 叶持 士之耽兮猶可說
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北而與也沃若潤澤
貌鳩鳴鳩也似山雀
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意桑實也鳩食其多
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
北已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
欲忘反故取戒鳩鳴無食桑甚以與下句嗟女

無與士耽也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也
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事
唯以貞信為第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
爾不可便謂士之耽或實無所妨也
之落矣其黃而隕 叶干 自我但爾三歲食貧
淇水湯湯 音漸 音火 車帷裳女也不爽 叶而
貳其行 去聲 叶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北也隕
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
婦人之車則有之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
落以此已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往之爾家
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渡水以歸
復自言其過不
在此而在彼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風興
夜寐靡有朝葉 叶直 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

○劉氏曰
食貧靡室
即方舟派
游之苦也
至於暴矣
即有此行

至三四句分上叙為婦之勞下言見華之苦而深致其悔也三歲為婦非直言為婦三年之久是言其家後三年內值其貧也正止童三歲食貧時華言既遂矣想是時必有謀約之言嗟然其笑笑其前日私奔而今果見棄也末二句玩註只承兄弟言帶見棄音說下自悼猶言自悔蓋始焉以欲而迷不暇思也人當見棄死所歸也但自悼前非而已見得悔恨之極處

及爾章 且今之所以自悼者果何及乎誠以我之於汝本期借老當之若是我若此者固小二三其德亦我不思之也彼淇雖有舊岸矣然雖遠猶有洋洋是皆有平極也若我於爾角之時與爾宴樂以相慰以言笑則曷上而和乎以信誓則且上而甚明以為情好密矣盟約定矣將可恃以終身矣而不思其反覆而慮有今日則是淇水洋洋之不若矣夫既不思其反覆而至此則失于始者既已往而不可追而悔下今者又後時而无所及吾將如之何哉亦已焉而已矣夫其然之苟合也既不顧夫天理之正及終之見棄也乃不勝其悔恨之情雖其良心之漸萌竟何益哉聖人錄之亦以見天理之存人心未嘗泯滅所以垂戒後世也

安之也老使我為內人色衰愛弛意正上章所謂兩極二行也則二句只與到不思其反地有限止而可見事有終窮而不思此又其意以為只也終角四句一氣講下方字以意相對言安二句不平與信誓二句以言笑之晏已成信誓之旦口也不思其反南台野云謂約信時只思借老何曾想到今日夫之反其信誓之事而至於老而見棄如此也亦已焉哉雖是則其詞蓋亦悲之切而无可奈何其悔恨亦極矣

笑言 四章皆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情也不得歸之情也笑言之意但通詩未嘗言出義耳斷不可以情義分說通章俱以情說便是或謂各章俱有情又在而情義之意亦在言外且渾七說亦可或以各上二句為情各下二句為義不可從

全破 衛女嫁于諸侯思云故作此詩意謂天下有不可違之大義彼竹衛物也淇水也以籬心之竹竿而釣于淇水之上我豈不之思哉但道之云遠莫之能至而不得以遂其思耳

主意此章言心有所思而執有所阻也竹竿釣淇非有是事不過托言如此耳遠莫致之亦是托言蓋不能至衛者特以義之不可非真以其遠也但未可顯言文字只可以遠字發揮蓋義不可往而托言于遠也托言之意亦自說詩者言之

泉源 泉源有淇水焉泉源則在衛之左淇水則在衛之右一左一右故曰故土如彼其自若也夫何吾為衛之女子于有行之時已遠其父母兄弟雖欲一日在衛之左右而不可得焉會泉源淇水

詩經集註 卷之四 衛風 淇水 第不知吟 其笑 矣靜言思之躬自悼

第不知吟 其笑 矣靜言思之躬自悼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啞笑貌言我三歲為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為勞早起夜卧無有朝旦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啞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為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怨淇則有岸 戰反 際則有泮 音畔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 伊反 信誓旦旦 叶得 不思其反 接上而言就今日見棄后說 約反 反是不思 叶新 亦已焉哉 叶將黎及 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

此徒使我怨也淇則有岸矣際則有泮矣而此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此則與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

氓六章章十句 托言以見其情之所在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籊籊長而殺也竹衛物淇衛地也 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水而遠不可至也 女子有行遠聲 父母兄弟 叶前彼反 賦也泉源即百泉也 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

泉源 泉源有淇水焉泉源則在衛之左淇水則在衛之右一左一右故曰故土如彼其自若也夫何吾為衛之女子于有行之時已遠其父母兄弟雖欲一日在衛之左右而不可得焉會泉源淇水

泉源 泉源有淇水焉泉源則在衛之左淇水則在衛之右一左一右故曰故土如彼其自若也夫何吾為衛之女子于有行之時已遠其父母兄弟雖欲一日在衛之左右而不可得焉會泉源淇水

泉源 泉源有淇水焉泉源則在衛之左淇水則在衛之右一左一右故曰故土如彼其自若也夫何吾為衛之女子于有行之時已遠其父母兄弟雖欲一日在衛之左右而不可得焉會泉源淇水

泉源 泉源有淇水焉泉源則在衛之左淇水則在衛之右一左一右故曰故土如彼其自若也夫何吾為衛之女子于有行之時已遠其父母兄弟雖欲一日在衛之左右而不可得焉會泉源淇水

言

人情難言口受首疾蓋人性憂思之苦便有頭痛之疾今憂思之苦至不能堪而致此首疾固所甘心也首疾是已然事觀其字可見

焉得草 謔言之憂也而有以解之焉則猶可以暫忘一時也彼之忘言憂思夫者我天也所憂則忘天矣我非惟不能忘亦且不忍忘是以於草草草草也而但願言思伯維至得心病之疾亦有所不辭矣又何首疾之足謂耶天婦人於天之不在而廢切思念之情如此是固專一之志也而上之失道亦從可見矣

主意二句分上言欲忘所憂下言終不忍忘而致其疾也極諷此堂只是少紓其鬱結之憂非直欲忘之也心痲你未去看故本文口使我註曰至於心痲而不辭此言由首疾積漸而勢必至于此也至于心痲則其病益深矣或謂皆已去事不必大拘

○古者師出不逾時所以重民力也春秋時用師多矣未有書師返者獨於隱八年書之以見逾時不返也去采薇之師逾年而歸東山之師三年而至詩人乃美之者蓋用之得其道其民死於怨之心用之不得其道則一出而然作矣况乎哉噫讀伯氏篇而出軍杖杜之歌其絕響矣

有狐在首 此詩三章各上二句喻人之有所求下二句言已之有所求也此是托言之比言狐即言婦夫也不可用無夫字出

有狐獨行喻婦夫無匹之意至憂其無帶無服則欲婦之意可知矣

全破 寡婦發喻婦夫之求匹而因為之憂也 國亂民貧其配偶有寡婦見婦夫而欲嫁之故其托喻之意以為物各有偶其偶則必思所以求其偶也吾于茲而有感矣彼有狐綏綏也獨行求匹在彼淇水之隈焉夫在水之隈則無衣之患而可以裳矣我目之所及有感于其心深愛之子之可衣裳而病于無裳也愛得為之縫裳俾之衣所資以衣其身也乎夫不欲顯言其久而托物以為言不欲顯言以適其人而托无衣以為言因其言者以探其不可言而風人之言隱矣 二三音請同

主意 狐性淫又多疑綏綏也獨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故托以為喻謂之托言者如風扇女例也或謂狐不當稱子要就婦夫身上說是不如此詩托言之比矣况註云在梁則可以裳矣更不說出解夫求匹在淇水之隈見心之憂矣二句一氣讀无裳者要其元匹故為憂之憂其无裳便見有欲為縫裳之意衣自帶以上目所及脫去其帶而流之既所矣則可以束帶矣此狐家之說去所謂既所則似已濟水玩經傳皆曰在房則正在深水處非既所也而曰可以帶者蓋註所謂紳束衣之衣乃禪也禪即袴也蓋渡水不裸体以著重衣此所謂帶蓋束衣者必如此解則在房可以帶大說得去

授瓜全口 三章一意是發喻贈答之厚惟欲以其情意此詩經傳文勢一直說下比意宜在言外舊說云上二句喻其重報下三句其重報之由似未得詩人口气

至破 男女權喻贈答之厚惟欲以其交而已

為合歡亦 本註疏合 歡見本草 水即甘草 係草部原 是兩種

言 此堂之植花草處 言樹之北有 佩願言思伯使我心痲 音殊○

謔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背北堂也痲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痲而不辭爾心痲則其病益深非特首 疾而已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 思期而不至則憂此 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後周公之勞歸 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 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 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 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 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 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 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此 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 思之苦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水之隈 憂矣之子無裳也 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石絕水 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民散喪其如 耦有寡婦見婦夫而欲嫁之故 ○有狐綏綏 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 ○有狐綏綏 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叶丁計反○ 可涉處也帶所以紳束 ○有狐綏綏在彼淇 衣也在厲則可以帶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 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叶蒲此反○比也齊 乎水則可以服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比其施之輕 比其答之重 投我以木瓜 叶反 報之以瓊瑤 音匪 報也永

陶鑿集

憂黃鸝不 誓受倉新 寡聞蔡而 奔有狐之 歸進之陶 願則有愧 視卑氏女 亦遠矣

○場處美 玉瑤也瑤 處佩中所

○陶鑿集

○憂黃鸝不 誓受倉新 寡聞蔡而 奔有狐之 歸進之陶 願則有愧 視卑氏女 亦遠矣

○場處美 玉瑤也瑤 處佩中所

○陶鑿集

○憂黃鸝不 誓受倉新 寡聞蔡而 奔有狐之 歸進之陶 願則有愧 視卑氏女 亦遠矣

○場處美 玉瑤也瑤 處佩中所

○陶鑿集

○憂黃鸝不 誓受倉新 寡聞蔡而 奔有狐之 歸進之陶 願則有愧 視卑氏女 亦遠矣

○場處美 玉瑤也瑤 處佩中所

○陶鑿集

○憂黃鸝不 誓受倉新 寡聞蔡而 奔有狐之 歸進之陶 願則有愧 視卑氏女 亦遠矣

○場處美 玉瑤也瑤 處佩中所

○陶鑿集

○憂黃鸝不 誓受倉新 寡聞蔡而 奔有狐之 歸進之陶 願則有愧 視卑氏女 亦遠矣

言然也... 此男女相贈答之詞... 夫投我以木瓜其所報亦云薄矣而其情則不在於木瓜也... 然就物言之雖可以報而自情言之則猶未足以為報也... 重室以達五經卷之意庶幾見其物也猶見其人也... 不忘耳足以為報哉

三章請詞... 主意此詩各四句都是比本似賦體而以為比者蓋以木瓜比微物... 贈我以輕物我報之以重禮也... 假此以舒情求以為好耳此已重禮之報不足以其先施之誠... 二句正意在瓊瑤之下補出謂人以微薄之物遺我我以重厚之物報之亦猶是也... 賦也二句遂接正意說去矣

厚矣故曰報者天下之利也木之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施德者必誦此以廣其心此詩曰匪報也求以為好也報德者必玩此以較其心知是則報施各及其道而風俗有不厚乎

王之一六

王東都洛邑也不曰周而曰王存玉號也... 暴虎見禍乎士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於天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一拜國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夫王者先風也今曰王風豈聖人意哉雅之所以為雅者樂是朝廷征伐禮樂命德討罪之卒君若臣臣親也貧乞之事雖其亦皆是刺其非以諷于正悼其流而返其源故皆謂之雅黍離以後朝廷無制作公卿無獻納其間所載諸篇體製聲節與列國之風無異故不得不係之風也

○詩傳名物云王風十篇黍離為大夫行役而作餘皆民間詩也是以亦列于風若曰黍離亦為國風而雅亡則等王於列國非春秋尊王言矣
○持考曰黍離諸詩之為國風以其詩之體為風也
○詩傳名物云王風十篇黍離為大夫行役而作餘皆民間詩也是以亦列于風若曰黍離亦為國風而雅亡則等王於列國非春秋尊王言矣
○持考曰黍離諸詩之為國風以其詩之體為風也

以頭窟乘而上報於下維城衛牙者也

道其情也... 以為好也... 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好而不忘耳... 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瑤匪報也求以為好也... 比也瑤美王也

李報之以瓊玖... 舉里反... 匪報也求以為好也

比也玖亦玉名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

王之一六

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朝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大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子等州是也

詩人感賦所見以與周之意而重致慨嘆之詞也

首章周既東遷大夫行役云云若曰國家與之感乃臣子不能為

之區也宗社在墟但見彼黍之生也離其盛與稷厭其南

而己我之寸乎此也憫王綱之不振行而靡靡不進矣中心則

搖七而靡矣夫當時之知我者謂我心有所求而於其於周之

音誰則知之不知我者謂我心有所求而於其於周之

知予不知均莫識我之意於人無所不至矣人雖不知而天則不可

欺也德之蒼天死物不化者也我周之德也若君若臣若民若

彼何人斯而若此哉傷之離誠有不能以忘情者矣

其意四句分是賦所見以其所感下是嘆其知已無人而怨

有所歸也後黍彼稷彼字指宗廟宮室言黍之失垂有靡之意

稷之苗動有穠之意本因感嘆黍稷而賦之但其下四句又

相因致為賦而以此疏義說甚明快諸君但欠當辨二句憫

周室之情也然身相與行之遲者以心之攝耳心為何求

俱本行近句說凡人心有所憂則行每不進志有所求則行每

不進故云云所謂知我憂者亦言他有所憂非謂憫周室也故註

總言真知已意悠悠句輕只如今人疾痛呼天意非云昭昭之

宜知之也此何人哉南台云是追答其始禍者並君臣僕皆在

但不可露出致此七字指宗廟宮室為黍稷而言

彼宗國廢夷我之所見于彼者惟黍之離與稷之穗而已我

也觸於外而感於中行近則黍稷中心則如醉矣當時如我者

不過謂我有憂云爾其不知我者方謂我求其一合憫周之情

非人所能識也蒼天蒼天是果何人而致此哉始不能動吾之慨

矣

非章後故都廢我之所見于彼者惟黍之離與稷之穗而已我

於見而感於中行近則黍稷中心則如醉矣當時如我者

謂我有憂云爾其不知我者方謂我求其一合憫周之情固非人

所能識也蒼天蒼天是果何人而致此哉始不能動吾之慨矣夫

以先王數百年之業而一旦壞之有餘以王或或百里之地而一旦

論之不恤此其人非誠通于天夫夫憫悼之念為恨之詞不一而

足見忠君愛國之心不可謂乎

王意此二章與首章同章辭則力故以穗下黍為與以突與露

者則則通矣則塞而時也

○按大天受之悲之亦計之無可奈何而已使當時主請于

泣血嘗膽號令諸侯不奔走服從彼置之又和藹之極矣既皆

王室之存動其精木之故基魯序周公之遺列宿禱重祿之威

靈亦足以左右王室者奇行中中以去則侯國之中兵財

賦皆吾有耳惜乎群臣不能以此道之周轍之不西有田然矣

君子善言此詩首章言久役因感物而興于思次章言久役因感物

而切于思二章一意但下章思之加切耳

全破婦人兩念君子之久役因感以致其思也

○昔曾字

打朝解之

後朝周之

故殷墟宮

室及為黍

黍乃作黍

秀之詩意

與此意同

○李氏曰

呼天下

口致此者

何人哉蓋

不欲指斥

其父也

○綠疑云

幽王之詩

曰赫上宗

室震威威

之則詩人

之恐有所

嗚矣

○然其意

天即留原

傳所謂言

極未嘗下

呼天之聲

以射豎山

云吾觀其

文侯之命

知平王之

不足必有

為矣所以

訓成言文

侯者其口

自其其國

而已至室

之盛衰故

柳之以廢

承當變外

於於難維

之詩重有

○昔曾字

打朝解之

後朝周之

故殷墟宮

室及為黍

黍乃作黍

秀之詩意

與此意同

○李氏曰

呼天下

口致此者

何人哉蓋

不欲指斥

其父也

○綠疑云

幽王之詩

曰赫上宗

室震威威

之則詩人

之恐有所

嗚矣

○然其意

天即留原

傳所謂言

極未嘗下

呼天之聲

以射豎山

云吾觀其

文侯之命

知平王之

不足必有

為矣所以

訓成言文

侯者其口

自其其國

而已至室

之盛衰故

柳之以廢

承當變外

於於難維

之詩重有

○昔曾字

打朝解之

後朝周之

故殷墟宮

室及為黍

黍乃作黍

秀之詩意

與此意同

○李氏曰

呼天下

口致此者

何人哉蓋

不欲指斥

其父也

○綠疑云

幽王之詩

曰赫上宗

室震威威

之則詩人

之恐有所

嗚矣

○然其意

天即留原

傳所謂言

極未嘗下

呼天之聲

以射豎山

云吾觀其

文侯之命

知平王之

不足必有

為矣所以

訓成言文

侯者其口

自其其國

而已至室

之盛衰故

柳之以廢

承當變外

於於難維

之詩重有

只此句就作上味嘆之嗚首句相應不重在此室家相樂亦不
必說有全之慶心不見得安貧忘勞之意須知貧賤是君子之
素有非一旦驟得者

揚之全 三章一章各上四句是四其舍室家而往成下是極言其
思念室家之情也上下皆是怨詞亦皆是思不可分上為
怨下為思也

全 戍人憂思已令其室室而不忍忘怨思之情見矣
上以申國近楚云而作此詩也若曰君上之役勢固不敢
辭矣勞民以義難勞不怨今日之行吾安能已於怨思哉彼
軍家相保亦有日矣今乃奉王命為戍申之卒則彼其之子不
得此我同戍申矣以平日相唱隨者一旦舍之而往懷哉懷哉其思
人心之情殆不能以自已也不知戍申之役何時而已使予得以旋歸
而室室之願矣乎

三章 此以揚水不流東新與室家不與也成此乃與之不
取義者特取之不二字相應耳故集傳特指小姜之例明之成者
非直欲室家之同成也惟其切于思家故欲室家之同成也情之
無聊甚矣我內之民復非其賊此本作詩由然只于言外見之
懷哉懷哉言其思念不一而足也旋歸只欲以遂其室家之樂或
謂何時可歸以安其室家此本之輔氏註然安字看得太着象
夜悠揚之水則不能流東楚矣况我以予之命而為戍申之
行彼其之子乃不與我戍申焉夫不與我同戍申則室家之樂而
思念之情切矣懷哉懷哉不何時可歸而遂吾室家之願也哉
○彼彼揚之水則不流東楚矣况我以王者之命而為戍申之役彼

世之子乃不與我戍申焉夫不與我戍申則不日不月而思念之
情切矣懷哉懷哉不知其何時可還而遂吾室家之樂也哉夫申侯
弑君天下之賊也哉內之民天子之偉也恩雖不辨而討賊之師反
為報德之舉威令不行而母家之守至用王室之律其得罪於天與
民也甚矣民之怨思不亦宜乎

全 言戍申而此言戍申許者非既戍申而又戍申許也
相甫許地相近故因戍申故而并戍之其實以戍申為主也
詩亦以其事較輕重而序之先後如此

○劉氏曰平王所以但知母家之重而不知弑父之仇者皆自時
昔一念怨父之差所致也朱子章後傳當玩

位

○傲強云
此詩但言
室家不得
身已同役
而後非其
我之意
外見於言
乎其
○說此詩
全要極
此一
思情能
妙

持羽旄之屬
款舞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東 新彼其音
之子不與我戍申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
旋歸哉 興也揚悠
揚也水繞
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
也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
今邠州信陽軍之境懷思曷何也○平王以
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
戍者怨思作此詩也興取
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 ○揚之水不流東
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
還歸哉 興也楚木也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
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為呂侯後

為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之今
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

揚之水不流東 蒲 叶房
反彼其之子不與我戍

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
歸哉 興也蒲蒲柳春
秋傳云董澤之
蒲董氏云蒲揚柳可以為箭者是也許
國名亦姜姓今潁昌府許昌縣是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申侯與犬戎攻宗
周而弑幽王則申

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
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
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
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
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志親逆理而得
罪於天已甚矣又况先王之制諸侯有
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
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

自風二卷

自風二卷

自風二卷

中谷全首

此詩以凶年相棄為主三章總是寫物起興而自述其悲

全破

觀婦人貧物托興无非歷叙其悲嘆之詞也

章

凶年飢饉云云自述悲嘆之詞若謂世治而室家相保者人之

章

時則生于乾者有所嘆矣况有女從人而遭此離之變則其慨然而

章

已之故也凡早必高地之物先自萎矣故從之

章

有而長茂者亦嘆生于濕者亦嘆其于旱勢也以此立言之

章

也蓋飢饉存饑寒不免雖自謀且不給何暇為妻子畜哉此句

章

亦只是足其慨嘆之意

章

中谷有推當旱烈之時則雖其長茂者亦在所嘆矣况有女從

章

人而遭此離之變則其悲恨之深至於餘然而歎也亦豈容已乎

章

不淑之重言不幸而遇此不淑之重言不幸而遇此不淑之重言

章

不淑之重言不幸而遇此不淑之重言不幸而遇此不淑之重言

章

不淑之重言不幸而遇此不淑之重言不幸而遇此不淑之重言

章

不淑之重言不幸而遇此不淑之重言不幸而遇此不淑之重言

章

不淑之重言不幸而遇此不淑之重言不幸而遇此不淑之重言

章

不淑之重言不幸而遇此不淑之重言不幸而遇此不淑之重言

○會紀

說三章

是悲怨

之詞每末

句皆悲

何如及

矣句亦只

是窮困之

極而無可

奈何之詞

耳死有安

命意此亦

有見

○眉山

代曰嘆

者智不

得已也

之甚也

也泣則分

也泣則分

也泣則分

也泣則分

也泣則分

也泣則分

中谷有推

子御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

其嘆

其嘆音慨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推

似推方莖白垂華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嘆

其嘆

燥此別也慨嘆聲艱難窮厄也○凶年饑饉

其嘆

室家相棄婦人覓物起興

其嘆

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

其嘆

○中谷有推嘆其

其嘆

脩竹反矣有女此離條其歎六反矣條其歎

其嘆

矣遇人之不淑矣

其嘆

興也脩長也或曰乾也如

其嘆

情之謂俗也條條然歎貌

其嘆

歎歎曰山巖也悲恨之深不止於嘆矣淑善

其嘆

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為

其嘆

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會

其嘆

氏曰凶年而邊相棄皆蓋哀薄之甚而詩

淑而無怨對過甚之詞焉厚之至也

○中谷

有推嘆其

其泣矣

與也嘆温者旱甚則草之

生於温者亦不免也

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

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

中谷有推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世治則

室家相保者上

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

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

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

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

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有兔

此詩變論刑罰不得其平因有感而不樂其生也三章一
意而哀傷之意及覆道之全旨本重在諸侯背叛而諸侯
背叛則皆由小人致之也觀傳小人致亂句可見或謂小人即指
諸侯未安

首章

周室衰微云而作此詩意謂君子小人之消長每關於世道
之盛衰吾觀今日之事大有可慨者矣彼張羅不以取免今有
兔爰以從而得脫而雖以耿介乃反離于羅則小人致亂而以
巧計幸免君子充塞而以忠直受禍何以異是哉此小人所以得志
而天下日多事也追昔我生之初雖未睹先王全盛之治但王澤未
泯典刑猶存忠直者受上賞巧計者蒙嚴戮天下尚治平无事也夫
何我生之後乃逢時之多難而百憂之叢集如此耶我于此時欲為
巧計則難以逃天下之議欲為忠直則死以見難無以自立死以自
安固不若一寐而死不復見此之為快也果何樂而生也哉夫死生
之際大矣君子不樂其生而思以死為安上之人何使人至此耶
三章大意各首一句分上此君子得禍而小人得免下皆是其所遭
而安于死也我生之初只是周未更速以前時文武成康之澤猶
存不可即就文武成康時說也死為者以小人不得亂政而君子
尚安于无事也謂刑罰之中天下事堵如也嶧山云元為還足諸
侯不肯叛而君子在朝小人在野之意諸說多指君子小人而遺

三章大意

諸侯則不見多難意蓋註多難二字對上無事而言此甚有見百
雁是刑罰不中天下多禍災也或謂死為身自保俱不必粘定刑
罰蓋小人肆志君子受禮有許多可憂事豈說得開大哉亦可死
詠依註以死言謂多凶多懼動必得罪非死不足以免禍夫不以
生為幸而以死為安者深傷之詞也
○左傳周人將異朝公政刺殺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粟
于是王奪則伯政刺伯不朝是諸侯背叛也繆若之戰射王中有
是王師傷敗也茲何時也而君子肯樂生耶慨然而想成周之盛
時可以知周人望治之心矣

縣縣

三章一意揆是以物之得所托而與人之失所依也况註
今乃字與則其字若相照應且終遠兄弟四句皆是失所
依而窮之甚意宜作與至末為當善說云此詩與至四句止上二
句與已親乎人末二句一人不肯親乎已亦說得

首章

世衰民散云作此詩以自嘆意謂情之相親者自足以相維
而分之疎者每難於見恤何我今日不幸而所遇之窮乎彼縣
綿之屬在河之滸是一物之微尚有所托如此况我此輩此輩亂
窮困之秋乃終遠兄弟離散一方而謂他人為已父夫謂他人為父
固宜有哀其窮而收之者奈何我雖謂彼為父而彼亦不以子視我
飢寒疾苦曾先相恤之意而一顧念其其窮而無託也其矣寧不大
失所望哉

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
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
民散而將無以為
國於此亦可見矣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

我生之後逢此百雉

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

我生之後逢此百雉

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

我生之後逢此百雉

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

我生之後逢此百雉

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

我生之後逢此百雉

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

我生之後逢此百雉

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

我生之後逢此百雉

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

我生之後逢此百雉

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

我生之後逢此百雉

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

我生之後逢此百雉

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

我生之後逢此百雉

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

我生之後逢此百雉

三章 綿之葛藟在河之涘而亦得所依乎我也今乃終遠兄弟流離失所而謂他人為已母夫謂他人為母固宜有少加矜恤者大何我雖謂彼為母而彼亦不以子視我忍然不以我為有也其勞而先依不亦甚乎

末章 綿之葛藟在河之涘而得遂其生矣我也今乃終遠兄弟流離失所而謂他人為已昆夫謂他人為昆固宜有少加親愛者奈何我雖謂彼為昆而彼亦不以弟視我勿若罔聞也其勞而失所不亦甚乎夫君者民之父母也民者君之同胞也君不恤子民使民轉徙而曾救於人世道之衰大可見矣為人上者願可使人之至此耶

三章 始言父次言母次言兄故有次序皆以物得所托人失所依為因終遠兄弟謂終遠了自家兄弟願者乃願躬之願有識有也記而不忘也莫我有德云視之若無意莫我聞視已之勞困漠然不相聞也

采葛全 三章一意各一句分上是賦采物之事下是道思念之情各章首句俱指所漚之人而言刈彼字可見采葛者蕭采艾俱是托以求其所私意

全破 漚者髮指所思之人思之以漸而深也

三章詩 此淫奔者之詞也若曰夫人之情有所鍾鍾則欲其常相見而無相離者至願也吾于今日雖忘情於彼人乎是故葛可以為

三章 方山此詩思念之情以漸而深曰三秋則不止三月曰三歲則不止于三秋矣愈葛其父之甚也玩三秋不止三月此在情之轉深上說若以日月計則不止二字有碍三秋即孟仲李三月也

大車全 前二章叙其心有所畏而不敢相從于末章則叙其行時下見其畏於終身一章畏于不敢其詞微一章畏于不奔其詞顯三章死則向以詞顯而強欲之所蔽以漸而深也

首章 周衰大夫云云畏而不敢之意謂吾之所欲徇者私情也吾之所甚畏者公法也惟畏法則情有不得而徇者夫彼大車者大夫之車也今其乘此車也按轡而行撫上太其聲之整肅矣羈衣者大夫之服也今其服此衣也五色倍倍倍者如葵之鮮明矣大夫刑政之嚴遠去于車服之間我也聞其車見其服已有端上之心焉是以我之與爾相愛情深非不尔思也但尔可懷也刑罰之加亦可畏也故心雖有懷特其甚畏者以奪其情而有所不敢耳

三章 二句分上言大夫車服聲容之盛下言有所畏而不敢肆其情也羈衣之屬衣給而裳繡宗繆繆米給于衣繡縠綉下裳自二詩經集注

則在河之涘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為已父已雖謂彼為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甚

葛藟三章章六句 兄弟謂他人母 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已反○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兄弟謂他人母 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已反○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兄弟謂他人母 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已反○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兄弟謂他人母 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已反○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兄弟謂他人母 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已反○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兄弟謂他人母 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已反○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兄弟謂他人母 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已反○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兄弟謂他人母 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已反○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兄弟謂他人母 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已反○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句要補出刑政意寓畏之意說此非大夫車服也惟平時刑政有以服其心故問其車馬即問大夫之號令見其服色如見大夫之威嚴而不敢犯耳末句畏者正畏此刑政也

三章 大夫所乘之車不特禮也又嗚也其行之重聲也身之義衣不特如衣也又如嗚也其色之赤矣此車也此服也安往而不見其可畏也是以我也志也扶爾豈忘焉而不爾思哉特揚然刑政之可懼故心雖欲奔以快吾之情而勢有所不敢焉耳

末章 大夫刑政之嚴豈特禁於一時已哉吾恐此身存則政刑不能加庶幾得合葬以同穴乎以遂生則之志而畢吾願也若此者皆由衷之言也若以予言為不信則有如微日在上以監予矣予言豈不信者哉夫大夫之刑政去使人終身不奔其用心亦可謂有常矣夫刑政之精于今猶不忘情于其後是重而非常心也其視二南之化不己遠乎吁可以觀世變矣

中章 此詩始則望其來就乎已次則望其就食于已終則望其相贈于已願望之意以漸而深

全破 婦人于所思之人屢棄之而深望之也

首章 婦人望其歸而私者而不來故作此詩意謂夫人之情愛之也深則望之切切吾於所愛之人誠不能不致其望矣彼子嗟者吾之所私而望其來者也今何其久而不來意者丘中有麻之處復有手之私而留之者乎嗟彼雖留矣而我之望終不已也安得子嗟辭彼之留施而求以慰我之心乎不夫留子者得美其知吾心何

二章 彼子嗟者吾之所私而欲其來者也今何其久而不來意者丘中有麥之復有手之私而留之者乎嗟彼雖留矣而我之望終不已也安得子嗟辭彼之留施而求以慰我之心乎不夫留子者得美其知吾心何

三章 中有麥之復有手之私而留之者乎嗟彼雖留矣而我之望終不已也安得子嗟辭彼之留施而求以慰我之心乎不夫留子者得美其知吾心何

末章 夫子嗟可以求也子嗟可以求也而今俱不來意者丘中有李之處有以留而不得來矣夫嗟而後我之望子猶甚也

也安得惠去肯來而貽我佩玖以遂吾仰頓之懷乎不夫嗟謂爾也無所私吾弗信也夫觀其望之之切既無愧耻之萌而觀其疑之詞又可見當時造亦者之衆矣風俗之惡至于此可勝慨哉

至意各二句分上疑之疑下望之望三章既是微詞有麻有麥有李各指其地言之惟其辭出于疑故所指不定以末句作起語末章註明說并指二人當必是矣也非叶韻也

○按禮男女无媒不交先幣不相見恐男女之无別也且有貞婦且不可以金幣而後之丘中有麻是去口其所私而又望人以佩玖之貽何哉易所謂見金夫而不有其躬之謂也滿漫既

吐極矣

手裳所繡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

○大車嗚嗚音龜衣如琉璃以觀世變也

豈不爾思畏于不奔 賦也嗚嗚重遲之貌瑞玉赤色五色則有赤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叶力謂予不信有如

也 辭

大車三章 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施其來施

也 辭

施 叶蛇○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

意○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

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

施施然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

而來乎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

其來食 賦也子國亦男子字 ○丘中有李彼

留之子 叶獎 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賦也之

子并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已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章百六十二句

99

